

明朝典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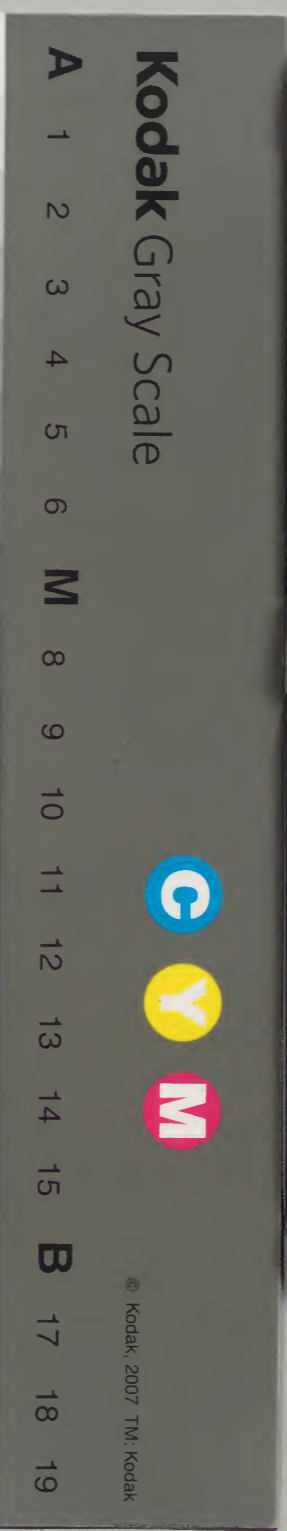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二	〇	八
一	〇	四	〇
六	三	四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二	〇	八
一	〇	四	〇
六	三	四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05
冊數	64 (17)
函號	294 39

七



勳臣表

里氏

封爵

祿

贈卹

世

徐達

鳳陽人

初封信國公

進封魏國公五千石

贈中山王

世

子輝祖嗣

永樂五年幽繫卒輝

祖子欽謫居中都欽子顯宗嗣

李善長

定遠人

初封宣

進封韓國公四千石

暴卒

除

常遇春

懷遠人

鄂國公

贈開平王

世

長子茂

封鄭國公

次昇封開國公

嘉靖十年錄其後玄振為懷遠侯

世

李文忠

盱眙人

曹國公

三千石

贈岐陽王

世

子景隆嗣

永樂二年革爵卒于獄嘉靖中錄其後性為臨淮侯

馮勝

定遠人

宋國公

三千石

淺草文庫

鄧愈 虹人 衛國公 三千石 贈寧河王 謚武順 世

子鎮封申國公嘉靖中錄其後繼坤定遠侯

常茂 遇春長子 鄭國公 二千石 永樂中安置龍州 贈東甌王 謚襄武 世

湯和 鳳陽人 初封中山侯 進封信國公 千五百石 贈襄武 世

長子鼎贈信世子嘉靖十年錄其後紹宗為靈壁侯

唐勝宗 濠人 延安侯 千五百石 坐法論歿 子寧 駙馬

陸仲亨 濠人 吉安侯 千五百石 坐法論歿 子寧 駙馬

周德興 濠人 江夏侯 千五百石 坐法論歿 子忠

華雲龍 定遠人 淮安侯 千五百石 坐黨誅誤卒以侯禮葬 子忠

顧時 濠人 濟寧侯 千五百石 贈滕國公 謚襄靖 子敬 嗣侯

耿炳文 濠人 長興侯 千五百石 永樂初子璿駙馬獻暴卒 尚寶卿皆獲罪歿 子璿 瑄

陳德 濠人 臨江侯 千五百石 贈杞國公謚定襄後坐胡黨宥 子璿 嗣

郭子興 一名興濠人 鞏昌侯 千五百石 贈陝國公謚宣武 子威 嗣 諱指揮仲

王志 濠人 六安侯 九百石 贈許國公謚襄簡 子威 嗣 諱指揮仲

鄭遇春 濠人 滎陽侯 九百石 坐累奪爵 逾年復侯

費聚 濠人 平涼侯 千五百石

吳良 定遠人 江陰侯 千五百石 贈江國公謚襄烈 世

子高嗣建文間削爵永樂十七年奪券洪熙元年戊海南歿

吳禎 初名國寶 定遠人 靖海侯 千五百石 贈海國公謚襄敏 子忠 嗣

趙庸 廬州人 南雄侯 千五百石

廖永忠

巢人

德慶侯

千五百石

子權嗣

俞通源

巢人

南安侯

千五百石

後坐黨事免

率高

合山人

廣德侯

六百石

卒于崖州贈巢國公謚武莊

無子

楊璟

合肥人

營陽侯

千五百石

贈芮國公謚武信

世

子通嗣侯後降衛指揮使

康鐸

斬人父茂才追封斬國公

斬春侯千五百石

征雲南卒于軍追封斬國公謚忠愍

朱亮祖

六合人

永嘉侯

千五百石

坐胡黨歿以候葬

傅友德

宿人

穎川侯

千五百石

暴卒

胡美

沔人初豫章侯改名廷瑞封臨川侯

千五百石

坐黨事

韓政

睢人

東平侯

千五百石

贈鄆國公

黃彬

宜春侯

九百石

坐胡黨免歿

曹良臣

安豐人

宣寧侯

九百石

戰歿贈安國公謚忠壯

子太嗣

梅思祖

夏邑人

汝南侯

九百石

後坐胡黨戮其家

陸聚

河南侯

九百石

坐胡黨免罪尋卒

汪廣洋

忠勤伯

三千六百石

劉基

青田人

誠意伯

二百五十石

正德間贈太師謚文成

世

孫騰嗣伯加祿五百石尋卒嘉靖中九世孫瑜嗣伯食祿七百石

薛顯

蕭人

永誠侯

千五百石

贈永國公謚桓襄無子後坐黨以歿不論

沐英

定遠人

西平侯

二千五百石

贈黔寧王謚昭靖

世

長子春嗣侯卒謚惠襄次子晟嗣侯封黔國公贈定遠王謚忠敬

仇成 合山人

安慶侯

二千五百石

贈皖國公 謚莊襄

子太

藍玉 定遠人

永昌侯進封涼國公

二千五百石

伏誅

謝成 濠人

永平侯

二千石

坐累卒

張龍 濠人

鳳翔侯

二千五百石

子麟尚福 清公主 子傑嗣建

吳復 合肥人

安陸侯

二千五百石

追封黔國公 謚威毅

金朝興 巢人

宣德侯

二千五百石

贈沂國公 謚武毅 後授世券

子鎮嗣坐黨降指揮使

曹興 一名典才

懷遠侯

二千石

坐胡黨 論死

葉昇 合肥人

靖寧侯

二千石

坐藍黨 論死

曹震 濠人

景川侯

二千石

坐藍黨 論死

張溫

會寧侯

二千石

坐黨 論死

周武

雄武侯

二千五百石

王弼 定遠人

定遠侯

二千五百石

陳桓 濠人

普定侯

二千五百石

坐黨 論死

胡海 定遠人

初封東川侯進封翊國公

二千五百石

郭英 濠人

武定侯

二千五百石

贈營國公 謚武襄

世

子玟嗣尋奪天順元年適長孫昌嗣尋卒弘治二年適玄孫良嗣

張翼 臨淮人

鶴慶侯

二千五百石

坐藍黨 論死

李新 濠人

崇山侯

千五百石

坐事 論死

汪興祖 巢人

東勝侯

千五百石

戰歿○初為張德勝養子從姓張

張赫	濠人	航海侯	二千石	贈恩國公
朱壽		舳艫侯	二千石	坐黨論
孫恪	興祖子	金寧侯	二千石	
濮輿	廬人父英贈侯	西涼侯	二千五百石	坐黨
桑敬	無為人父世傑	徽先伯	千七百石	
俞通淵	通海弟	越雋侯	二千五百石	坐累罷建文中為指揮使戰歿
張銓	定遠人	永寧侯	千五百石	
胡顯	臨淮人	梁國公	二千五百石	建文中坐事革爵
常昇	遇春人	開國公	二千五百石	
右洪武年封				

盛庸		歷城侯	一千石	
李堅		灤城侯	一千石	
右建文年封				
丘福	鳳陽人	淇國公	二千五百石	中
朱能	懷遠人	成國公	二千五百石	追封東平王謚武烈
	子勇嗣歿于土木贈平陰王勇子儀嗣		加一千石	
張玉	祥符人	追榮國公		歿于陣加封河澗王謚忠顯改忠武
張武	瀏陽人	成陽侯	千五百石	贈潞國公
陳珪	泰州人	泰寧侯	千二百石	贈靖國公
鄭亨	合肥人	武安侯	千五百石	贈涼國公
				子能
				孫愉
				無子
				世子輔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職官表

四

孟善 海豐人

保定侯

千五百石

贈勝國公 謚忠勇

子瑛嗣侯後奪爵安置瑛子俊嗣伯卒俊子昂嗣卒後除

火真 韃靼人

同安侯

千五百石

戰歿虜中

顧成 湘潭人

鎮遠侯

千五百石

贈夏國公 謚武毅

孫典祖嗣侯正統中失律降都督同知景泰初與伯爵天順初復侯加祿三百石孫淳嗣

王忠 孝感人

靖安侯

一千石

無子

徐忠 合肥人

永康侯

千二百石

贈蔡國公 謚忠烈

張信 臨淮人

隆平侯

一千石

贈鄖國公 謚襄僖

李遠 懷遠人

安平侯

一千石

戰歿追封菑國公 謚忠壯

郭亮 合肥人

成安侯

千二百石

贈興國公 謚忠壯

子辰嗣侯下獄卒無子弟昂嗣伯

房寬

思恩侯

八百石

詔獄卒

世指 揮使

王寧 壽州人

永春伯

一千石

詔獄卒

徐祥 大冶人

興安伯

一千石

孫亨

徐理 西平人

武康伯

一千石

子禎嗣卒

李濬 和州人

襄城伯

一千石

子勇嗣

張輔 玉子

信安伯

三千石

歿于上木贈定城侯英國公加三百與王謚忠烈

唐雲 庶子懋嗣

新昌伯

一千石

加太師贈河寧王 謚恭靖萬曆中例奪王爵

世指 揮使

譚忠 清流人

新崇伯

一千石

孫岩 鳳陽人

應城伯

一千石

贈翼城侯 謚威武

子亨

房勝

富昌伯

一千石

世指 揮使

陳旭 全椒人

雲陽伯

一千石

卒軍中

無子

劉才 霍丘人

廣恩伯

九百石

世指 揮使

茹瑞 衡山人 兵部尚書

忠誠伯

一千石

下獄歿

王佐

順昌伯

一千石

陳瑄 合肥人

平江伯

一千石

贈侯 謚恭襄

子佐嗣 卒佐子豫嗣 進流 侯贈縣國公 豫子銳嗣

袁容 壽州人

廣平侯

千五百石

贈沂國公子 瑄嗣 卒弟 謚忠穆

李讓 舒城人 駙馬

富陽侯

一千石

贈景國公 謚恭敏

子茂芳 嗣侯 坐事 奪茂芳子興嗣伯

李彬 定遠人

豐城侯

一千石

贈茂國公 謚剛毅

子賢

陳懋 壽州人

寧陽伯

一千石

贈濟國公 謚武靖

世

長子晟 罪戍 次子闊 嗣侯 卒晟子輔嗣

王通 咸寧人

武義伯

千二百石

繫獄 奪券 宥歿 爲民

子琮 嗣

王友 荊州人

清遠伯

千五百石

以失律 下獄

世

陳賢 壽州人

榮昌伯

一千石

子智 嗣

張興 壽州人

安鄉伯

一千石

贈侯

子勇 嗣

陳志 巴人

遂安伯

一千石

孫瑛 嗣

徐景昌 增壽子

定國公

二千五百石

子顯 嗣

忠嗣

王聰 斬水人 武城侯 二千五百石 戰歿追封漳國公 諡武毅 無子

趙彝 虹人 忻城伯 一千石 贈鄆國公 諡忠順 子嗣

宋晟 定遠人 西寧侯 千二百石 贈鄆國公 諡忠順 世

子琥尚安成公主瑛尚咸寧公主 琥嗣侯 奪爵瑛嗣戰歿子傑嗣 主 三千石 國公 諡襄愍 子溥 世

沐晟 英子 黔國公 三千石 國公 諡襄愍 子溥 世

柳升 懷遠人 安遠伯 進侯 千五百石 國公 諡襄愍 子溥 世

郭義 太安州人 安陽侯 千二百石 被劫自經 歿追奪侯 世 揮使

何福 寧遠侯 一千石 被劫自經 歿追奪侯 世 揮使

薛祿 膠人 陽武侯 千二百石 贈鄆國公 諡忠武 孫誥 嗣

劉榮 宿遷人 廣寧伯 千二百石 贈侯 諡忠武 世

公諡忠信 兄子璿嗣伯 卒安慶子璿嗣

朱榮 沂人 武進伯 千二百石 贈侯 諡忠武 子嗣

高士文 咸寧人 建平伯 千二百石 交趾歿事 以都督僉事 贈伯 子福 嗣

金玉 惠安伯 八百石 世 揮使

薛斌 昌平人 永順伯 九百石 世

子壽童五歲嗣伯 賜名 綬歿于土木 贈侯 綬子輔嗣伯 卒輔子勳嗣伯 卒世 揮使

薛貴 昌平人 舊名脫火赤 安順伯 進侯 加三百石 贈瀆國公 諡忠勇 世

吳允誠 本胡人 恭順伯 千二百石 贈鄆國公 諡忠壯 世

子克忠嗣伯 進侯 贈鄆國公次子克勤 以都督 贈遵化伯 克忠子瑾嗣伯 贈涼國公 進世侯 子鑑嗣侯

右永樂年封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勳臣表 八

梁洛 山陽 保定白 一十五 歿交趾 世

通鑑人

子瑤嗣以征貴州福建功進
流侯贈蠡國公子傳嗣伯

吳成 木名買驢 遠陽人 清平伯 進 一千石 贈保國公 謚壯勇 孫英伯

吳管者 子允誠 廣義伯 一千石 初名丑驢故元兵部 尚書洪武中賜姓名 子琮

李賢 韃靼人 忠勤伯 千二百石

右洪熙年封

費獻 定遠人 崇信伯 千二百石 子釗

李玉 交河人 新建伯 八百石

滕定 山後人 賜姓 奉化伯 八百石

李英 西垂人 降附 會寧伯 八百石

金順 瓦剌人名 阿魯哥失里 順義伯 八百石 尋詔獄 削爵

右宣德年封

蔣貴 江都人 定西伯 進 千五百石 贈涇國公 加三百石 謚武勇 孫琬 嗣侯

趙安 狄道人 會川伯 一千石

任禮 臨漳人 寧遠伯 千二百石 贈侯 謚 僖武

子壽嗣伯以失 律論灰戌邊除

沈清 滁人 修武伯 千二百石 謚榮襄

子榮嗣 歿于土木 削爵 追贈侯 榮子 煜嗣 尋奪卒 子祺嗣 卒 弟坊嗣 後除

譚廣 丹徒人 永寧伯 一千石

陳懷 合肥人 平鄉伯 千二百石 歿于土木 贈侯 謚忠毅

子輔嗣卒輔子政
嗣卒政子俊嗣除

馬亮 淇人 招遠伯 千一百石 謚恭毅 子瑞

王驥 東鹿人 尚書 靖遠伯 千二百石 贈侯 謚加五百石 忠毅 子瑞

蔣信 降胡名 把台 忠勇伯 一千石 贈侯 謚信順

右正統年封

楊洪 六合人 昌平伯 進侯 一千石 贈侯 謚武襄 國公

石亨 渭南人 武清伯 進侯 三千石 繫錦衣 獄 子珍嗣侯天順初俊歿西市珍戌

石彪 亨從 定遠伯 進侯 一千石 棄市 無子兄子嵩嗣除

郭登 武定侯 定襄伯 進侯 千一百石 贈侯 謚忠武 嵩嗣除

朱謙 夏邑人 撫寧伯 進侯 千二百石 贈侯 謚武襄 子永嗣伯進侯加封保國公與世券加太師卒封宣平王謚武毅永子暉嗣公暉子麟嗣侯世

方瑛 全椒人 南和伯 進侯 一千石 謚忠 襄 子祥嗣

毛勝 初名福 壽 南寧伯 一千石 贈侯 謚忠壯 子榮

徐有貞 武功伯 一千石 子宗

楊善 大興人 都御史 興濟伯 千二百石 贈侯 謚忠敏 子宗

張輓 忠武王 第三子 文安伯 千二百石 贈侯 謚忠信 子斌嗣

張軌 太平侯 二千石 贈侯 謚勇襄 子瑾嗣

孫鏜 康勝州人 懷寧伯 進侯 千三百石 贈侯 謚武敏 子輔

衛穎 華亭人 宣城伯 千二百石 贈侯 諡壯勇 子璋 嗣

曹欽 昭武伯 千二百石 贈侯 諡武毅 子瑾 嗣

楊信 彰武伯 一千石 贈侯 諡武毅 子瑾 嗣

楊能 六合人 武強伯 一千石 無子

陳友 全椒人 武平伯 進侯 贈沔國公 諡武僖 子能 嗣

曹義 儀真人 豐潤伯 千二百石 贈侯 諡武僖 世

施聚 北通州人 懷柔伯 千二百石 贈侯 諡武僖 子榮 嗣

焦禮 山後山人 東寧伯 千二百石 贈侯 諡武僖 子壽 嗣

董典 海寧伯 坐曹賊反 流廣西

李文 高陽伯

右天順年封

劉聚 清豐人 寧晉伯 一千石 贈侯 諡威武 弟福 嗣

毛忠 涼州人 伏羌伯 一千石 贈侯 諡武勇 孫銳 嗣

趙輔 鳳陽人 武靖伯 進侯 千二百石 贈容國公 諡恭肅 子承 嗣

趙勝 遷安人 昌寧伯 一千石 贈侯 諡壯敏

王越 濟人 兵部尚書 威寧伯 千六百石 贈太傅 諡襄敏

李震 南陽人 興寧伯 一千石 革爵 下獄

羅秉忠 順義伯 一千石 贈侯 諡壯榮

和勇 阿魯台孫 靖安伯 千一百石 贈侯 諡武敏

右成化年封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勳臣表 十一

仇鉞 江都人

威寧伯 進侯

千石加一百石

孫鸞 嗣侯

神英 京師人

涇陽伯

八百石

尋奪爵

右正德年封

王守仁

餘姚尚書

新建伯

一千石

贈侯謚文成

嗣子

右嘉靖年封

國朝典彙卷三十二

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陳德元 訂正

浙江蘭谿縣知縣臣吳國琦 重訂

輔臣考 上

吳元年正月置中書省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

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

洪武元年正月改中書省左右相國為左右丞相左右丞

各一人叅知政事二人以李善長徐達為左右丞相

上諭中書省臣曰成周之臣治掌於冢宰教掌於司徒禮

掌於宗伯政掌於司馬刑掌於司寇工掌於司空故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大小相維各有攸屬是以事益簡而政不紊故治秦用商鞅變更古制法如牛毛暴其民甚而民不從故亂卿等任居宰輔宜振舉大綱以率百僚贊朕為治

二年 上嘗以事詰責丞相李善長劉基謂善長勛舊且能和輯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乃為之地耶 上欲以楊憲為丞相基與憲素厚以為不可 上恠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

何如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 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犢將債轅而破犁矣 上曰吾之相無踰於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煩劇為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未見其可也

九月以楊憲為中書右丞

三年六月侍御史劉炳劾右丞相汪廣洋事母不孝罷之七月以右丞楊憲為左丞賜改名曰華尋以罪伏誅憲美姿儀有才辯為人深刻妬忌喜人佞已徇利者多出其門稍有拂意者輒以計傷之累遷左丞專恣日甚以御



史劉炳為鷹犬劉基發憲奸狀遂與炳皆伏誅

四年正月左丞相李善長乞致仕許之以汪廣洋為右丞相胡惟庸為左丞相

六年正月右丞相汪廣洋與柔急政黜為廣東行省叅政六月以胡惟庸為右丞相

七年四月以丁玉為右丞相

九年八月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劾奏韓國公李善長位以太師爵以上公禮命之榮冠乎文武近令其子尚公主復營第於主第之左以居之聖訓諄諄命公主謹執婦道禮長幼以敘彝倫 陛下法古先聖王盛心允為

至矣善長受厚恩佯為愚戇 陛下以疾不視朝者將旬日亦無問候之敬孤恩失禮古昔所無駙馬李驥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不施禮此可知善長家法之不修凡此所為揆之事君之道果安在哉請付法司以正其罪疏奏善長父子免冠待罪 上曰大罪不治則法無以立小過不赦則人無所容善長國之大臣不能立身教子劾之誠是但念相從之久宥之勿問

是年罷叅知政事
十年九月命胡惟庸為左丞相召汪廣洋為右丞相改右丞丁玉為右御史大夫



十二年九月以重慶知府殷哲為中書省右叅政尋晉左丞

十一月以李素為中書右丞

十二月右丞相汪廣洋貶海南死於道廣洋字朝宗高郵人少從余闕學游寓太平乙未歲上渡江廣洋入

見雷為元帥府令史洪武三年歷遷中書左丞時楊憲為右丞惡廣洋軋已喉御史劉炳奏罷之憲恐其復入

復令炳奏遷海南上覺之誅憲召廣洋進封忠勤伯尋拜右丞相居胡惟庸之次至是御史中丞涂節言劉

基乃胡惟庸毒死上問廣洋廣洋對以無是事上以廣洋欺給貶居海南舟次太平復遣使勅責之廣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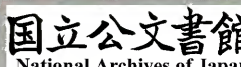
慚懼遂自縊

十三年正月左丞相胡惟庸伏誅自楊憲誅而惟庸總中書之政專肆威福生殺黜陟有不奏而行者內外諸司

封事入奏惟庸先取視之有病已者輒匿不聞私擢奏差胡憇為巡檢營其家事由是四方奔競之徒趨其門

下及諸武臣諛佞者多附之受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國公徐達深嫉其奸邪常從容言於上惟庸忌

之達有闕者福壽惟庸陰誘致為已用冀得其力以圖達為福壽所發誠意伯劉基亦嘗為上言惟庸奸恣



不可用惟庸知之由是怨恨基及基病詔惟庸視之往以毒中之基竟死上以基病久不疑基死惟庸益無所憚與李善長等相結以兄女妻善長從子祐貪賄弄權無所畏忌一日其定遠舊宅井中忽生竹笋出水高數尺諛者爭言爲丞相瑞應又言其祖父三世塚上皆夜有火光燭天於是惟庸益自負有邪謀矣當是時吉安侯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驛傳上怒責之曰中原兵燹之餘民始復業籍戶買馬艱苦甚矣使皆效爾所爲民雖盡鬻子女買馬走遞不能給也責捕盜於代縣平涼侯費聚常命往蘇州撫綏軍民聚不任事惟嗜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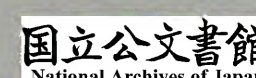
色召還責往西北招降達達無功上亦責之二人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之二人素慙勇又見惟庸當朝用事強盛因與往來久之益密嘗過惟庸家飲酒酒酣屏去左右因言吾等所爲多不法一旦事覺如何二人惶懼計無所出惟庸乃告以已意且令其在外收輯軍馬以俟二人從之又與陳寧坐省中閱天下軍馬籍令都督毛驤取衛士劉遇寶及亾命魏文進等爲心膂曰吾有用爾也太僕寺丞李存義善長之弟惟庸之壻父也以親故往來惟庸家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同起善長驚悸曰爾言何爲者若爾九族皆滅存義懼而去往告

惟庸知善長素貪可以利動後十日又令存義以告善長且言事若成當以淮西地封公為王善長雖有才能然本文吏計深巧雖佯驚不許心頗以為然迺嘆息起曰吾老矣由爾等所為存義還告惟庸喜因過善長屏左右款語良久惟庸欣然就辭出使指揮林賢下海招倭軍約期來會又遣元臣封績致書稱臣于元請兵為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乘馬馳驟於市馬奔入輓輅中傷死焉惟庸即殺是輓輅者上怒命償其死惟庸乃請以金帛給其家上不許惟庸乃與善長及中丞涂節御史大夫陳寧等謀起事遣人陰告四方及武臣

之從已者上一日視朝覺惟庸等舉措有異惟之涂節恐事覺迺上變告時商高責降中書省吏亦以惟庸陰事來告上曰朕不負惟庸輩何得至是命羣臣更訊惟庸辭窮不能隱於是賜惟庸陳寧死又言涂節本為惟庸謀主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誅何以戒人臣之奸宄者迺并誅節餘黨皆連坐羣臣又請誅善長陸仲亨等皆勿問

詔罷中書省官

九月始置四輔官告太廟以王本李祐龔敷為春官杜敷趙民望吳源為夏官勅曰昔之耕莘者為政社稷永安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七
築巖者在朝君仁民康二臣繼出於殷商致君六百年
之大業是賢者雖處同出異其忠君濟民之道則一朕
政有未周化有未洽訪近臣而求士故召爾等來朝命
爲四輔官兼太子賓客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必欲德合
天人均調四時以臻至治

十四年正月龔敷趙民望杜敷吳源並致仕

九月以李幹何顯周爲四輔官

十五年七月王本論斬李祐何顯周致仕李幹降知府革
四輔官

十一月倣宋制置殿閣大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爲華

蓋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爲文淵閣大學士檢討吳
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典籍吳沈爲東閣大學士訥嘗
寒附火燎脅下衣傷膚一上聞之爲文警訥曰脇者協
也聞火焚汝脅將非汝居內相不能協助人主爲政神
怒耶訥頓首謝

禮部主事劉庸舉耆儒鮑恂余詮張長年皆明經老儒達
於治體可備顧問遣使召至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
以老疾固辭賜還鄉里

許徵召

十六年正月降劉仲質爲御史仲質字文質分宜人洪武
初舉爲宜春訓導有薦仲質好學博通經史者召對稱

旨授翰林編修官至禮部尚書已命為大學士上親製誥文至是黜卒
八月降吳沈為翰林侍書以進講後期考功監劾之故也
沈字濬仲浙江蘭谿人富蓄遠覽嘗因奏對誤遷渭源
教諭未行改典籍陞大學士終博士三仕三已無喜慍
人以此多之

十二月降武英殿大學士吳伯宗為翰林檢討明年卒伯
宗金谿人洪武四年第一人擢禮部員外郎與學士宋
訥同修大明日曆時胡惟庸用事欲人附已伯宗性剛
直不肯相屈下竟為惟庸中傷謫居鳳陽尋召還歷官

大學士坐弟仲宴為三河知縣謬薦人詞連伯宗至左
遷伯宗溫厚詳雅博學能文章所著有南宮使交成均
玉堂諸集

十七年十二月以翰林待詔朱善為文淵閣大學士
十八年九月朱善以疾賜歸尋卒善字備萬豐城人元季
隱居著述以理學為已任洪武初為郡學教授薦為修
撰以奏對失旨放歸尋復徵為待詔晉文淵閣大學士
卒年七十二所著有詩經解頤集

二十八年六月 上御奉天門勅諭文武羣臣曰自古三
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亾漢唐宋



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羣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

三十一年六月建文帝詔兵部尚書齊泰太常卿黃子澄並以本官叅預國政

建文二年八月改謹身殿爲正心殿置學士一人罷華蓋文華武英殿文淵東閣大學士各設學士一人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 成祖方建內閣以待詔解縉爲侍講中書黃

淮爲編修修撰胡靖爲侍講編修楊榮爲修撰吳府審理楊士奇爲編修給事中金幼孜桐城知縣胡儼爲檢討並直文淵閣

按直文淵閣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率遵祖憲奉陳規譟獻告謨猷點檢題奏擬議批答以備顧問平庶政不得專制九卿事九卿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凡上所下一日詔二日詰三日制四日勅五日冊文六日諭七日書八日符九日令十日檄凡下所上一日題二日奏啟三日表箋四日講章五日書狀六日文冊七日揭帖八日會議九日露布十日譯皆審署而調劑焉平允乃行

之凡 東宮出閣講讀頌其事敘其官而授之職業凡
修實錄史志諸書克總裁官實錄成呈上焚其草禁中
凡宗室請名請封及諸臣請謚並擬上焉凡圖書繕寫
讐校皆課而察之凡郊祀巡狩親征扈行凡累朝御文
實錄寶訓玉牒之副古今書皆籍而藏之凡會勅稽其
出狀而敘述上請焉凡禮部會試廷試貢士國子生月
課歲貢生廷試夷館譯生皆總領之其屬制勅房書辦
制勅詔旨誥命冊表寶文玉牒講章碑碣題奏揭帖一
應機密文書及王府勅符底簿誥勅房書辦文官誥勅
番譯勅書并夷書揭帖紀功勘合皆稽按典故起草進
書若漏洩稽緩遺失妄誤皆有罰蓋罷中書丞相此直
文淵閣者卽虞揆殷衡周宰之職也治亂安危恒繫於
斯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永樂二年九月 上御右順門召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
榮楊士奇金幼孜諭之曰朕卽位以來爾七人相與朝
夕共事朕嘉爾等恭慎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
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常存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
庶幾君臣獲保全之美縉等叩首言陛下不以臣等淺
陋過垂信任敢不勉勵圖報 上喜皆賜五品公服
出胡儼爲祭酒

十二月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衣各一襲特賜解縉黃淮胡廣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與尚書同縉等入謝上曰朕於卿等非偏厚代言之司機密所寓况卿六人旦夕在朕左右勤勞助益不在尚書下故賜賚必求稱其事功何拘品級

四年三月出解縉爲廣西叅議先是上與淇國公丘福等二三大臣議建儲諸臣咸謂高煦有扈從功上不以為然召縉密議事遂定加縉爲學士兼春坊大學士未幾福等初議泄於外高煦知之憾縉獨深遂請於上曰藩邸舊臣無洩者其縉洩耳乃坐縉廷試讀卷不

公罪出之既而禮部尚書李至剛誣縉怨望改交趾八年入京奏事時車駕北征太子監國縉伏謁徑歸高煦聞之又譖縉私覲儲君無人臣禮復竄交趾之化州檢討王侖在謫所邀與同趨廣東之化州縉復上言請用數萬人鑿贛江上大震怒徵逮詔獄拷掠備楚詞連大理丞湯宗中允李貫贊善王汝玉編修朱紘檢討蔣驥潘畿蕭引高經歷高得暘及李至剛相繼死獄中舉家俱戍邊

五年十月令內閣儒臣考滿吏部勿改外任

進胡廣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黃淮右春坊大學士

楊榮右庶子楊士奇金幼孜左右諭德仍兼侍讀侍講
六年六月楊榮憂去明年正月起復
十年十一月命楊榮經略甘肅軍務

十二年閏九月黃淮楊士奇下錦衣獄尋釋士奇
十四年四月以胡廣爲文淵閣大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
楊榮金幼孜翰林學士兼庶子諭德

十五年二月以楊士奇爲翰林學士兼諭德
十六年五月文淵閣大學士胡廣卒廣字光大吉水人建
文庚辰廷對策以斥逐親藩爲言擢進士第一賜名靖
永樂中勅復舊名聖孝瑞應有頌逢迎媚悅以希恩寵

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

十八年正月以楊榮金幼孜並爲文淵閣大學士
十九年正月改楊士奇爲左春坊大學士
二十年九月詔逮楊士奇及尚書呂震蹇義下錦衣獄以
士奇輔導有闕震婚戶部主事張鶴朝參失儀 皇太
子以震故曲宥之而義在側不言故也尋釋士奇復職
二十二年八月 仁宗以楊榮爲太常寺卿金幼孜爲戶
部右侍郎並仍兼文淵閣大學士楊士奇爲禮部左侍
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黃淮釋獄以爲通政使兼武英殿
大學士榮幼孜士奇准俱掌內制備顧問不預所陞職

務

九月增設謹身殿大學士其序次華蓋殿謹身殿文華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凡六大學士而文華殿則不常設左右春坊亦時設大學士云

加楊士奇少保楊榮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金幼孜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

十一月進楊士奇少傅

上初監國時御史舒伸成與李祥嘗奉勅理木植稅課之弊王汝玉與焉 上命削其名二人力言不可忤旨至是伸成爲湖廣副使吏部奏其他事 上命捕治楊士

奇進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時召衛綰稱疾不赴即位進用綰前史避之 上覽疏喜即有旨罷治伸成而降勅獎諭士奇且賜米及鈔幣又面諭之曰有卿盡心如此朕復何憂

十二月進楊榮工部尚書

洪熙元年正月楊士奇黃淮俱奏辭尚書一俸從之楊榮金幼孜亦各辭尚書一俸 上曰卿等事 皇考屢經扈從勤勞多矣况 皇考賓天遠在塞外賴卿等盡力維持今與三俸豈爲過多榮等復叩頭請曰臣等祗事先帝莫非職分所當爲受此厚祿實所不安 上曰朕



非有私與三俸其勿固辭

進楊士奇兵部尚書黃淮少保

建弘文閣於思善門左以太常卿楊溥掌閣事 上手弘

弘文閣印授溥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

知民事爲理道助卽有建白封識以進

三月陞光祿署丞權謹爲文華殿大學士謹滁州人以儒

發身居家事母孝有司上其行驛召至京 上曰能孝

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遂陞是職

閏七月罷弘文閣命直閣楊溥等各還原任乃命溥與楊

士奇等同治內閣事

改權謹爲通政司叅議令致仕謹實實有操履而文學非其所長又年老故也

宣德元年正月金幼孜丁憂去任尋起復以張瑛爲禮部

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直內閣

二年二月進張瑛禮部尚書以戶部侍郎陳山爲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直文淵閣

八月黃淮致仕

四年八月楊溥丁母憂尋起復

十月 上幸文淵閣閣在奉天門東廡深嚴禁密故事不

得舉火閣老退食於外 上命於庭中隙地置庖自是

得會食中堂

上再幸文淵閣會增直宇設飲饌器用翌日楊士奇等上表謝恩降勅褒答曰朕念卿等炳亮之勤昕夕勿置閒因暇日至文淵閣微有賞賚庶幾君臣相與之義卿等乃以表謝覽之備悉衷誠深用爾嘉因賦一詩以識予懷詩曰天命予躬撫萬方丹心切切慕虞唐退朝館閣詢咨處回看文星爛有光

上一日朝罷士奇侍於左順門遙望見陳山上曰汝試言山爲人對曰君父有問不敢不盡誠以對山雖侍從久然其人寡學多欲而昧大體非君子也上曰然趙

王之事幾爲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於諸司日有干求不厭當不令溷內閣也蓋上初臨御以山及張瑄

東宮舊臣俱入閣視事二人行相類浸聞於上數日有旨調瑄南京禮部山專教內豎俱罷內閣之任

五年三月進楊榮少傅仍兼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懇辭大學士俸允之

六月一日上於文華門御道屏左右獨召楊士奇諭曰楊榮家畜馬甚富初聞之張瑄未信今察之皆得之邊將榮交通邊將甚密豈可任於親密之地士奇曰榮與諸將交益因永樂中扈從北征太宗命掌兵馬之數

以此諸將稔熟今內閣諸臣知邊將之強弱才否邊境之遠近險易四裔之順逆委曲惟榮一人臣等皆所不及今用人之際榮未可輒他用且在密地凡制勅中予奪高下皆稟上旨又有臣等同議而行豈榮所得獨專臣與同官久亦嘗觀其廐馬三五疋有之多亦不能畜蓋芻菽未易辦上曰爾未知其家馬多卽鬻於市朕知之審矣渠數請復永樂以來調衛軍官朕詢兵部言有罪調衛洪武舊制無可復之理朕固已疑之士奇曰此事亦未明但其人尚有他長可用幸姑容之上曰朕初嗣位若惟信榮言而不聽蹇夏則士奇不得在

此久矣今士奇乃力佑榮乎士奇曰陛下曲容臣天地之恩也臣今日亦願陛下容榮使之改過自效此在陛下今日所當行上意乃解然自是不專任之矣

六年十二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金幼孜卒幼孜名善以字行新淦人建文庚辰進士擢給事中永樂初由檢討陞侍講太宗巡狩北京及親征北虜皆預扈從累陞前官至是疾作不起贈少保謚文靖勅有司給驛歸其喪幼孜爲人簡易沈默論事必正眷遇雖隆而自處益謙臨終家人屬求恩澤於子正色曰君子所恥年六十四

九年九月命禮部尚書張瑛仍直文淵閣

十年正月命楊溥復入文淵閣溥丁憂起復為禮部尚書

至是復入內閣首言聖帝明王莫不務學 先帝在時

屢諭臣等勸學東宮遺音尚在靈鑒如臨 皇上肇登

寶位必明堯舜之道以圖唐虞之治乞蚤開經筵預擇

講官必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成重厚達大體者數

人以供其職及選宮中左右朝夕侍從之人涵養本源

輔成德性 太皇太后喜

正統元年九月文淵閣大學士張瑛卒瑛字子玉直隸邢

臺人由鄉貢授陝西寧州訓導永樂中擢給事中 官

廟為皇太孫與選伴讀洪熙間遷春坊中允歷洗馬

宣廟登極入內閣卒年六十二瑛性寬厚喜愠不見待

人接物一以真率為本推讓賢能僚家協和平居嬉嬉

然若無所介意臨事施設毅然不可奪人以此稱之

三年四月進楊士奇楊榮少師楊溥少保武英殿以 宣

廟實錄成

四年二月楊士奇乞致仕不允命歸省墓差內使護行賜

璽書金幣米酒厨料牲腊咸備 上諭之曰省墓畢即

來毋久戀鄉土士奇敬叩首退四月還京

五年二月命侍讀學士馬愉侍講曹鼐並入內閣叅預機

務先是王振謂楊士奇等曰朝廷事虧三楊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其後當如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効力行當擇後生堪任者以報聖恩耳振喜翌日即薦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以榮當日發言之易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己乎一旦內中出片紙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楊榮請告展省允之命馳驛還鄉遣中官阮江護歸趣行七月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卒榮初名子榮文廟改今名字勉仁建安人建文庚辰進士榮總裁四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累從出塞屢受遺旨撫順討逆羈勒萬里運籌設險折獄理財隨機應變端重不撓濟險解紛調停有術果而能容謀而善斷內行修謹曾度圓融祿厚財豐贍賑窮阨貴賤賢愚皆歸心焉以展墓還至武林卒年七十贈太師諡文敏

八年楊士奇子楊稷毆殺人命數多逮繫法司至是審實斬之士奇以疾在告御劄慰之曰卿歷事祖宗以及朕躬啟沃彌贊勞勩實多比卿以疾違朕左右者數月朕心拳拳惟卿子垂家訓于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理

自處勉進藥石蚤圖康復以副注望士奇感泣次年三月士奇卒贈太師謚文貞

士奇名遇以字行恭和人士奇久在朝廷惟以忠誠結主屢進密疏所言周王求藥等事與修建文實錄及弛收方孝孺文字之禁三朝史事皆任總裁是是非非悉徵諸實毋與同列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所舉賢才列中外者五十餘人皆能正己恤民蓋取人必先德行而後才能博詢於衆而信乃舉不得者怨誹不恤也嘗省展自江西還朝所過餽送一切不受耿九疇時為兩淮運使餽雞四翼茹一盤即受之且

攜手而行其激揚之義默寓於交際如此當士奇訃聞時上適有事時祭聞之震悼不已急諭禮部賜祭工部營葬遣行人護喪歸一切贈賻悉加優渥

九年三月進曹鼐翰林學士自楊榮沒後惟鼐明敏議大事多決於鼐王振亦曲加敬禮超陞馬愉之上

四月命學士陳循入內閣辦事

十年十月進學士曹鼐吏部陳循戶部馬愉禮部苗衷兵部高穀工部並左侍郎兼講讀學士直文淵閣

自宣德以前每有大事與羣臣面議傳旨施行不待批答上嗣位幼冲面議遂廢至是始命內閣官與各衙門會



議大政具本奏決

十一年七月少師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贈
太師謚文定溥字弘濟石首人先是太皇太后聽政
三楊士奇榮溥居輔弼凡朝廷大事皆自閣下處分數
年間政治清明爲本朝之極盛王振每承命至文淵閣
三臣與之言振必立受自張太后崩楊榮繼卒士奇
以子稷堅臥不出溥惟一入當事亦年老勢孤繼登庸
者皆不能自樹於是內閣之柄悉爲王振所攘生殺予
奪盡在其手矣三楊士奇爲西楊榮爲東楊溥爲南楊
西楊玉質金相通達國體東楊揮斥遊刃遇事立斷南

楊安貞履節調羹釀醴叅合成名並稱賢相

按溥在獄中十餘年家人供食歲久數絕糧不能繼又
上命叵測日與死爲鄰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
日勢已如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
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爲閣老大儒朝廷大
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於獄中之功

十二年九月直內閣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馬愉卒愉
字性和山東臨朐人宣德丁未進士第一授修撰累遷
侍讀學士預聞機務侍經筵性資淳篤論事務存寬厚
嘗奏議疑獄經年不決者遷前職贈尚書謚襄敏

十四年五月以侍讀學士張益直文淵閣
六月前少保大學士致仕王淮卒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
丁丑進士授中書舍人靖難時淮同百官歸順簡入內
閣宣德二年請老以襄事畢拜恩闕下寵遇有加留典
會試家居二十餘載壽八十三卒贈太保謚文簡

八月學士曹鼐張益歿於土木鼐字萬鍾晉寧人舉鄉薦
以乙榜授代州學官疏辭不受銓曹銜之任泰和典史
中會試第二廷試第一授修撰轉侍講簡入內閣
親征扈從死之贈榮祿大夫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
學士謚文襄復辟後加贈太傅改謚文忠 益字士謙

吳縣人舉進士改庶吉士授中書拜評事進侍講學士
知制誥贈學士謚文僖

太后懿旨命翰林修撰商輅彭時入內閣辦事
九月進陳循爲戶部尚書高穀工部尚書仍兼學士商輅
彭時並進侍讀

按是年秋虜逼京城朝廷以內閣政機重繁欲增一二
人而未得時錦衣劉揮司素善徐珵薦於金太監乃召
至左順門問計徐甚言城不可守必須南遷衆內臣皆
叱詈之而徐力主前議至泣下語瑣瑣不已金乃命人
扶出之江淵值於左順門問曰如何徐曰吾主南遷不

合矣江入昌言固守之策遂見稱賞命入閣既而徐屢被薦皆不允一日徐爲陳循推一命狀侑以玉帶一束謁循曰推先生命玉帶當至矣故敢以獻循納之乃教徐易名庶朝廷忘前議而薦可允於是更名有貞他日張秋河決徐欲假往治進官商輅託王公度詣內閣舉之遂陞僉都景泰丙子十二月修河功訖還上詔詣御前慰勞給賞陞副都有貞又求循舉其入閣不得乃潛告石亨等上有病容圖舉事踰歲春正月遂以迎復功進閣坐循等以示軌榜示天下且私報商云我無奈何回互只得置足下於末耳

景泰元年正月大學士彭時乞終繼母喪不許忤旨去

二月命兵部右侍郎僉綱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綱無他才能以生員薦入翰林騰寫宣廟實錄除邸府審理至以從龍恩驟進密勿一月仍出佐部事

進苗衷爲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八月致仕

八月以刑部右侍郎江淵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九月進商輅翰林學士

初令九卿內閣相移文書名內閣移司屬書孔目名

二年五月以江淵巡視淮徐諸郡

十月以祭酒蕭鎡爲戶部右侍郎與禮部左侍郎王一寧



俱兼翰林學士並入內閣叅預機務茲因 上幸學受
知一寧嘗教太監王誠因併薦入

十二月加陳循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高穀少保兼東閣
大學士

三年二月進江淵爲吏部左侍郎

三月前直文淵閣侍讀彭時起復止補翰林院

四月加陳循高穀太子太傅江淵王一寧蕭鎡太子少師
商輅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

十月太子少師禮部侍郎王一寧卒一寧仙居人永樂戊
戌進士爲人闔敏而疏達爲文必根於理詩詞翰墨清

絕可愛第以教授中官遂致顯榮非上論所與贈太子
太保禮部尚書謚文通

四年二月命左都御史王文入閣叅預機務文初與中官
結納謀入閣嘗私以語高穀穀亦嫌陳循獨見寵任思
有以間之乃疏請增閣臣數員且云不拘繁劇衙門詔
下內閣推舉陳循曰旣不拘繁劇衙門則法司亦可乃
舉都御史蕭維禎穀遂舉文尋改文吏部尚書兼翰林
院學士直文淵閣

五月江淵王文以憂去尋復任

五年正月遣江淵撫安山東河南尋還京

六月加王文少保東閣大學士
七年正月出江淵爲工部尚書

五月寰宇通志成進陳循華蓋殿高穀王文謹身殿各大
學士蕭鎡戶部尚書商輅兼太常卿倪謙呂原左右春
坊大學士

按殿閣遞進不相兼時高穀王文並以謹身兼東閣亦
曠典也

天順元年正月 上皇復辟詔逮陳循王文蕭鎡商輅江
淵下獄獄成文棄西市籍沒其家家屬戍邊循淵免死
戍邊鎡輅原籍爲民高穀落傳保致仕 詳復辟

王文初名強 宣宗改今名束鹿人永樂辛丑進士授
御史歷官左都御史入閣爲人嚴毅廉介寡言笑熟知
國家典故每廷議百官會集莫敢先發文以一二語裁
決衆自帖服屢鎮大藩兩總憲紀振舉綱維無敢干以
私者及入閣毅然自任知無不爲事有可否多所匡正
時石亨等以文掌院時曾劾之乘機報復設計誣陷而
死四方冤之成化間復原官弘治中特贈太保謚毅愍
以左副都御史徐有貞爲兵部尚書太常卿許彬大理卿
薛瑄爲禮部右侍郎並兼翰林院學士內閣辦事
二月以禮部右侍郎李賢兼翰林院學士入閣辦事尋進

吏部尚書仍兼舊職

按上復位之初學士陳循輩斥去惟徐有貞等三人衆論李賢宜入閣石亨聞之密謂賢曰請子入閣賢卽固辭曰不可亨時言於上曰吏部尚書王翱老矣可令致仕卽報翱上疏自陳已許之矣亨見賢曰翱已休致君代之矣賢曰朝廷不可無老成人如翱雖老精力未衰以賢輔之可也賢何敢當此任亨曰事已成矣爲之奈何賢懇求不已明日亨言於上曰李賢以翱不可釋左右亦贊其說遂留之衆論復欲賢入閣翱聞賢留之不樂曰吾計決矣何故見沮賢曰所以留公者非

爲公計爲朝廷慮也已而賢爲亨輩嫉出爲福建叅政上召翱曰李賢非其罪不可釋去翱曰旣不去福建合往南京去也上曰南京亦遠留爲吏部左侍郎翱不得已而從之翱之欲賢遠出非惡賢也恐亨輩害之幸使離此庶免其害爾

三月封徐有貞爲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按內閣爲輔臣預機務特避丞相名耳實始於建文四年長陵卽位之初閣中有文淵閣印文玉箸篆惟封上詔草題奏揭帖用之不得下諸司以翰林院印凡入內閣云直文淵閣卽官至三殿二閣二坊大學士無入

內閣旨不得與機務也雖編修替善等官有入內閣旨亦得預機務矣文淵閣在禁中徐武功署銜自稱掌文淵閣事可乎

六月薛瑄懇致仕許之瑄居內閣數月見石亨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遂引疾求致仕

遣徐有貞李賢下獄有貞降廣東叅政賢福建叅政尋畱

李賢為吏部左侍郎 詳復辟

命通政叅議兼侍講呂原贊善兼修撰岳正並直文淵閣

七月復下徐有貞獄免死編發金齒為民

時內閣諸臣盡得罪死徙落籍去有貞為首相欲立功

各自異稍與石亨相左李賢旁助有貞凡用人行政稍

持正亨已不能堪內臣曹吉祥亦以奪門功與國政不

通文墨恐事歸司禮力贊 上事須經內閣意籠絡內

閣附已已而吉祥薦用私人內閣輒相阻吉祥固不悅

適御史楊瑄劾曹石曹石疑出有貞意見之盛氣乞逮

御史初曹石爭寵利不相能至是遂合牽 上衣哭訴

曰內閣專權欲除奴輩伏地哭不已又言奪門時出萬

死立功今為內閣所陷遂下有貞賢詔獄即日雷雹交

作大風拔木承天門災二凶家大木皆折冰雹尤甚不

自安 上遂釋賢謫有貞行至德州會有投匿名書斥



朝政者曹石以爲出有貞復逮詔獄拷治無驗命取有
貞誥券示三法司刑部侍郎劉廣衡等遂劾有貞詐撰
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踪神禹敢以定策冒貪天
功大不敬無人臣禮論斬上會災變得宥編置金齒
初朝廷旨意多出內閣臣調進旨藁畱閣中號絲綸簿
後宦寺專恣時奏收簿於內徐有貞旣得權寵乃告
上如故事還簿閣中

改許彬爲南京禮部左侍郎尋降陝西叅政

降岳正爲欽州同知尋謫戍蕭州鎮夷所初正以進士及
第授編修 上皇復位改修撰吏部尚書王翱薦正宰

相才召對文華殿神采秀發 上遙見遂曰好正登殿

又曰好好問年幾何對曰四十又曰正好問家安在對
曰澌縣又曰朕北方人甚善問讀何經對曰尚書曰是
書經尤善問舉進士科對曰正統十三年 上益喜曰

朕固取汝朕今用汝內閣許彬老矣不足恃汝爲朕努
力正頓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遇石亨張軏愕然問
曰何爲至此正不對二人者忌正才名比見 上 上
又言朕今擇一內閣臣甚佳二人者請爲誰 上曰岳

正顧正官小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二人者陽
頓首賀陛下旣得人俟果稱職進官未晚 上默然然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時時召見正正感知遇銳意功名正又言曹石驕橫不
蚤制恐禍起肘腋上諭正汝往告朕意正竟造亨所
諷令戢斂二人者謂正許我短顧以上意却我益大
恨是年承天門災下詔罪已正爲草歷數政弊詞極切
直二人者造飛語岳正草出時時對人言此非上意
我欲諷上改過也正賣直訕君父不數日內批降正
欽州同知欽並南海瘴毒正便過家辭毋留數日兵部
尚書陳汝言者黨二人又憾正嘗言其不可用遂嗾邏
者中正私事逮詔獄拷掠謫戍肅州鎮夷所未及行季
鐸都督遂奪正廬

進李賢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文淵閣辦事時內閣惟
呂原一人石亨等薦其私人參議盧彬太常少卿王謙
入閣上不聽與王翱謀仍復賢入閣

九月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彭時入內閣參預機務時景泰
初召入內閣辦事旣而以憂制去起復不預閣事至是
上御文華殿召入見諭以擢用之意命中官送赴文淵
閣治事

十二月進彭時呂原兼翰林院學士
置先師像於文淵閣閣舊無交椅公座之設惟東西兩凳
耳自李賢由吏部入欲循品秩設公座如部堂彭時不

可曰宣德間駕嘗至此中坐以此不敢南面設座賢曰
事久矣今設何妨時曰此禁中不宜南面坐賢愠曰烏
有居是官而不正其位者乎時曰正位在外諸衙門則
可在內決不可如欲正坐則華蓋武英諸殿大學士當
何如耶蓋殿閣皆是至尊所御之處原設官之意止可
侍坐僑顧問無正坐之理賢語塞然意猶未已既而
上遣太監傳送銅範飾金孔子并四配像一龕來置閣
中賢乃止自是閣老每晨入必對像揖朔望率翰林官
行四拜禮

四年正月少保謹身殿大學士高穀卒穀字世用興化人

永樂乙未進士初內閣諸臣皆流放竄歿惟穀以忠謹
故免 上曰穀在內閣每議迎駕及南內事輒左右朕穀
無它腸可致仕穀歸杜門不接賓客有問及英景兩朝
事輒不應官至台鼎家業蕭然敝屋瘠田僅足衣食其
方毅端靖廉潔無私卓然有古大臣風贈太保謚文毅
二月致仕文淵閣學士兵部尚書苗衷卒衷字秉彝定遠
人永樂辛卯及第授編修歷侍讀學士入內閣典機務
卒贈少保謚文康衷爲人溫厚簡重外和內莊諳於世
故樂道人善條然有塵外之意

十二月詔徐有貞還原籍

五年七月加李賢太子太保賢懇辭 上召賢問曰先生何故懇辭賢曰臣實不敢受此加秩乞容臣辭免今再進本 上曰先生勞國事非他人比雖進本十次亦不允賢不得已受之

八月放岳正原籍爲民正旣謫戍及曹石敗 上思正言乃放還爲民正字季方順天灤縣人中會元及第天順初入內閣參預機務以曹石誣謗坐貶謫戍吉祥等敗旋復修撰入史館尋改兵部武選貼黃李賢嫉之陞興化知府至成化五年入覲乞致仕家居五年卒年五十五贈太常少卿謚文肅正剛方正直博學多才慨然欲

樹功名每與人言恒自許若得柄用必開世太平竟至顛躓不偶君子謂正浚恒起凶不密失身僅得善終已爲幸矣世道固如此云

正爲修撰時 上甚重之嘗曰好箇岳正只是大膽後謫戍還自題其像曰好箇岳正只是大膽從今以後再敢不敢性不能容人或謂之曰不聞宰相腹中撐船乎曰順水來可容使縱橫來安容得耶

十二月陳循免戍爲民

六年八月直文淵閣通政司參議兼學士呂原以憂去尋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原字逢原秀水人在內閣六

年端潔不苟取予性儉約身無統綺篋中惟賜衣幾襲
輒分祿贍宗姻貧匱者子憲歷官南太常卿有學行
七年二月以詹事陳文爲禮部右侍郎兼學士直文淵閣
叅預機務可叅預機務
初景泰中高穀薦錢溥與陳文可入閣王直在吏部格
不行呂原卒其上問李賢誰可代者賢曰柯潛可賢出
吏部尚書王翱問內閣之缺爲誰曰已於上前舉潛
也翱曰潛固好然陳文年資皆深用潛置文於何地賢
曰然業已舉之翱曰復見上言之何妨明日賢見如
翱言上曰汝昨已舉潛賢固陳乃許及文入閣與賢
入爭事曰吾非汝所薦也

八年三月 憲宗加李賢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陳文進
吏部左侍郎彭時吏部右侍郎仍兼翰林學士
六月直文淵閣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薛瑄卒贈禮部
尚書謚文清瑄字德溫河津人永樂辛丑進士爲學貴
踐履一言一動於禮有違便自身心不安凡辭受取與
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游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
而悟者其出處大都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
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其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
奇僻之說其平日奏疏削其稿俱不存一日檢閱舊書

及讀書錄踈架上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頓覺
性天通忽邁疾彌留正衣冠危坐而逝迅雷震屋白霧
遶室時六月十五也隆慶間從祀孔子廟庭

八月李賢等言近科道官言舉官須會內閣計議但先
帝有旨保官審囚不必會同翰林院遵行已久宜仍不
預爲是上曰內閣儒臣所以輔朕裁處萬幾者如舉

六賄直文齡亦參與事有可否誰更商確卿等言是

成化元年三月進陳文禮部尚書彭時兵部尚書

二年三月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以乞終制不允命太
監林典護送賢還鄉視塋

十月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李賢卒賢字原
德鄧州人宣德八年進士初使山西見御史薛瑄益好
學沈潛授驗封主事歷考功文選郎中景泰辛未超擢
兵部侍郎尋改吏部天順元年入內閣至是卒於賜第
年五十九贈太師謚文達賢恭莊端重練達政務不屑
爲小廉曲謹薦用耿九疇軒輓年富王竑李秉程信姚
夔崔恭白圭許貴顏彪馮宗諸文武大吏皆得其人天
順四年上諭選庶吉士必北方賢曰立賢無方何限
於南政務任九卿議擬不相侵奪時於上前參酌可
否爲行止時王翱馬昂在吏兵部皆上信任賢又能

調護以是兩尚書皆得行其志

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入內閣參預機務

三年三月復商輅為兵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參預

機務

八月加陳文彭時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劉定之工部

侍郎兼翰林學士以英廟實錄成也

四年四月少保文淵閣大學士陳文卒贈少傅謚莊靖文

字安簡廬陵人好行鄙事晚遭柄用與李賢同事羅倫

之貶文有力焉賢卒首秉國鈞益恣意不顧大體縱子

與僕隸大通賄賂初及第時頗事修飾至是人皆醜之

九月六科給事中魏元等御史林誠疏劾商輅俱廷鞫贖

杖還職商輅乞致仕不允

十月進彭時吏部尚書商輅兵部尚書劉定之禮部左侍

郎俱兼翰林學士

五年五月以禮部左侍郎萬安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參

預機務安眉州人體貌魁碩眉目如刻畫外若寬恕長

者而內深刻刺骨與同年進士李泰深相結泰中官李

永昌之猶子永昌養以為後累遷至少詹事時內閣議

欲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為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先入

未幾泰暴疾死

安在內閣初無學術惟以囑托貪賄爲事時昭德寵冠後宮安認爲同宗又交結宦官爲內援見所屬無間賢愚惟有內援者則敬之用之時內閣三人劉翊劉吉翊狂躁吉陰刻皆爲天下所輕時昭德恣橫好珍玩中外嗜進者結內臣進寶玩則傳旨與官以是府庫竭爵賞濫三人不出一語正救故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吏部尚書尹旻都御史王越與翊皆山東人爲一黨安與學士彭華爲一黨互相傾害久之安以計排翊去之越與旻亦相繼罷去山東人在朝者去之一空八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劉定之卒定之字主靜永

新人正統丙辰會元及第授編修歷前職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尚書謚文安定之襟懷坦夷操履謙謹與人語色溫和氣惟恐傷之遇人無貴賤大小一於恭敬自下若怯懦然至其居官論事則招據義理詞鋒峭厲雖勇者有弗及爲編修嘗因水災陳十事以規切時政及爲侍講當北虜構難以十事上陳比任洗馬正北虜求和邀使之時羣議未決又陳言以爲宜遣使以答其意三疏皆援古證今事理明辨文氣壯偉居內閣再進密疏皆國家大計凡事必從公論而潔已勤事視昔有加九年五月進商輅戶部尚書萬安禮部尚書

十一年正月加彭時少保

三月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贈太師謚

文憲時字純道安福人端謹嚴密外和內剛立朝三十

年公退未嘗語子姓朝廷事每有大政事大議論持正

居多雖不立赫赫之名亦隱然一代人望云

四月進商輅文淵閣吏部侍郎劉珣禮部侍郎劉吉俱翰

林院學士直文淵閣

十二年二月加商輅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萬安戶部尚書

十三年四月進商輅謹身殿萬安太子少保劉珣劉吉禮

部尚書

六月商輅乞休致詔加少保賜給驛歸先是董璵為楊暉

送金帶一腰於輅輅即峻斥不容入門汪直因以誣輅

有司禮太監至內閣議他事輅因自白曰輅縱貪濫豈

肯受前輩先生家物乎語得轉達有旨安慰然心不自

安同列又從旁切擠之輅遂請老加少保致仕輅去萬

安遂為首相

進萬安文淵閣

十四年三月進萬安吏部尚書謹身殿劉珣劉吉各太子

少保文淵閣

十月加萬安太子太保仍兼原職

十八年加萬安太子太傅華蓋殿劉翊太子太保護身殿
劉吉太子太保武英殿以御製文華大訓成也

二十一年九月劉翊致仕翊鄙薄萬安安聞積恨百計中
傷一日申刻太監覃昌傳旨召萬安劉吉赴西角門劉
翊欲往召者止之昌出紙一緘朱書封字乃御筆也啟
視之謂劉翊貪財好色與太監汪直認親納王越銀謀
與復爵朝廷若不去翊必壞大事等語安等佯驚曰此
卽匿名文書律有明禁朝廷何不火之惟冀太監扶持
昌曰聖意堅不可回明日發出則無及矣安等曰必不
得已翊親老俟親終守制何如曰不能待也曰不然令

其自陳休致厚加恩典以全君臣始終之義昌曰上
意正如此翌日翊乞致仕許之安等復請賜給驛歸仍
加歲夫祿米陰爲中傷而外若從厚云

十二月進劉吉戶部尚書謹身殿以詹事彭華爲吏部侍
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天順中彭華爲編修以多支
廩餼坐除名賴李賢解救迨李孜省得幸華私附之又
與萬安結爲腹心以故肆讒投間亟亟若狂一時正人
斥逐華力居多乃得入閣

二十二年七月致仕少保護身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商輅
卒輅字弘載浙江淳安人宣德乙卯鄉試又十年始登



進士鄉會殿試俱第一卒年七十三謚文毅輅簡重寬厚錢溥嘗爲禿婦傳譏之亦不與較及除名再起黎淳以景泰中易儲事專歸咎於輅上章攻之輅待之無異平時君子謂其有大臣之量云
九月以兵部左侍郎尹直爲戶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參機務
十月加萬安少傅兼太子太師劉吉少保兼太子太傅進彭華禮部尚書尹直兵部尚書並加太子少保仍兼學士俱在閣辦事司禮太監懷恩嘆曰內閣用此四人朝廷可謂無人矣

二十三年三月彭華乞致仕許之史稱華爲人險譎用數深機莫測阿李賢嗾御史劾李秉排邢懷陳鑑構尹龍之獄附李孜省以進人至今猶謂三千館閣荐彭華大爲恥笑自成化丙午至弘治丁巳風癱十二年而卒人以爲陰險無將之報蓋出焦芳筆也焦以尹龍事坐謫桂陽云出華意故怨之刻骨而謗詈任口若此華雖由李孜省薦生平之與尹直俱在是非間不應至此
七月萬安以一品九載滿詔加少師兼職如故降勅獎諭十一月萬安罷先是安結萬貴妃兄弟進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深相結納凡附已者百計援之異已者百

計去之舉朝側目 孝宗在東宮稔聞其惡有倪進賢者少而無行安與之爲腹心取爲庶吉士擢爲御史日與講房中之術 憲宗崩內豎於宮中得疏一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 上遣懷恩取至閣下曰此大 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 上令懷恩以諸疏示安安跪泣乞哀無去意恩令摘所 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懼索馬歸第初安久在內閣 不去人或微諷之答曰安惟一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猶 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無恥如此尋卒贈太師謚文康 子翼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翰林編修俱淫恣不檢卒

無嗣家資鉅萬皆爲妾媵子弟僮奴竊散

以吏部侍郎徐溥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十二月科道交章劾尹直附李孜省嗜利無恥罷之

進劉吉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吉與萬安尹直同招清議善駕御科道致懇懃與之交通曲意扶持科道故皆被其籠絡不効

弘治元年正月以左庶子劉健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閣辦事

四月左庶子張昇上疏謂應天之實有大本有急務大本

在心急務在政在陛下固當無時而不謹畏矣政以人才為先人才以輔臣為先可不慎乎初科道首以萬安劉吉尹直為言安與直以次罷遣惟吉偃然獨存知今日惟科道得言遂欲超遷科道不知朝廷用人惟取賢能不論方類吉柔佞取悅無所不至自是科道無復肯言而羣臣靡然附之臣思陛下方日御經筵虛心聽納吉以患失鄙夫為講官領袖臣與之旅進旅退實汗顏也先時貴戚萬通萬喜萬達等依憑宮闈兇焰薰灼吉與締姻請托公府賄入私門李林甫之蜜口劔腹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吉實合而為一因數吉十罪請亟譴斥以應災異以回天意疏上御史魏璋等阿吉意交章劾昇左遷昇南京工部員外郎

二年二月先是御史湯蘊以印馬詣內閣會勅萬安劉吉尹直謂曰近日詔書裏面不欲開言路吾輩扶持言官增之耳蘊即以其語劾奏之謂其不當稱裏面且歸過於君非人臣之義數日司禮監宣蘊入傳旨謂疏已留中蘊大言疏如不出將併劾諸中官遂昂然而出以疏草示人已而安直皆免官蘊與李文祥等以為小人退則君子進雖劉吉尚在不足忌也吉使門客徐鵬啗御史魏璋以殊擢使何蘊家壽州知州劉槩考滿來京

與槩往返論時政槩嘗遺書與彙言夢一人騎牛背上
 陷澤中公左手把五色石子右手提牛角引入正路其
 人謝而去蓋人騎牛皆正我朝姓氏惟五色石子不可
 曉意者公首抗疏論時政為彈之第一義耶附內閣者
 發其事御史魏璋即草疏署陳景隆等名劾彙與壽州
 知州劉槩妄言朝政嫉庶吉士鄒智者因入智名下詔
 獄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獄官苦
 訊智智書詞曰智與今湯彙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
 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
 或論紀綱廢弛或論世俗浮沈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
 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積之具當事者恨智坐智彙
 槩妖言惑眾論死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吏部尚書王
 恕上言槩之書詞固為狂妄其夢有無亦未可知原其
 心不過與人為善之意初無惑眾亂民之情今比擬妖
 言論死使囚死於獄中豈不傷天地之和哉吉票旨云
 劉槩造妖言引喻非類法司比擬未為不當你如何這
 等來說且監着後彙及槩竟發克軍鄒智謫廣東石城
 所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禁
 不受

三年正月致仕太子太保謹身殿大學士劉珣卒珣字叔



溫山東壽光人正統戊辰進士授編修歷官殿學善談
論遇人無矯飾景泰初議迎鑾成化初議睿皇后喪禮
末年論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卒定儲位有大臣
之節而憲宗實錄乃多隱詞云
珣性剛直善談經在講筵最久當時講官稱爲第一受
知於上入內閣持廉秉公無所阿私又嚴於嫉惡以
是小人多怨忌凡所建明入告於上出不語人鮮有
知者上雅重之呼爲東劉先生特賜圖書曰嘉謨
贊卒贈太保謚文和

四年七月 憲廟實錄成總裁劉吉進少師華蓋殿徐溥

進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劉健禮部尚書丘濬兼
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先是入閣者皆自侍郎以下以
尚書入閣者自濬始

五年八月劉吉罷初吉屢被彈章仍進官加秩市人嘲之
稱爲劉綿花謂其愈彈愈起也至是瀕行京師人闌指
曰綿花去矣明年卒贈太師謚文穆

吉在內閣專以報怨爲務上初卽位言官論薦大臣
必以王恕爲首及論劾大臣必指斥萬安及吉南京科
道保舉王恕入閣乞速罷萬安劉吉言尤激切及安旣
去吉當國專政與恕內外不合恕所行吉必從中沮之

時中官蔣琮等守備南京訐奏給事中方向等言票旨
 貶謫殆盡琮獨自如玉恕言官府一體陟罰臧否不宜
 異同恕薦給事中陳壽為大理丞吉諷御史論壽不諳
 刑名改南光祿少卿恕又薦太僕少卿白思明為延綏
 巡撫吉諷御史魏璋等論其不協人望調知府恕忿吉
 沮抑屢疏求退人皆知恕為吉所媚嫉而畏其威嚴不
 敢言惟太監懷恩在上左右知恕賢吉雖嫉恕亦不
 敢加害云

七年八月加徐溥少傅吏部尚書謹身殿丘濬少保戶部
 尚書劉健太子太保並武英殿

八年二月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丘濬卒濬字仲
 深瓊山人好論議上下千古尤熟國家典故政事可否
 反覆與大臣言官爭是非即未必一一中適然不肯媵
 阿取悅商確往事時出意見自高奇矯眾論能以辯博
 濟其說人莫能難如論秦檜於宋有再造功與虜和不可
 為無見范仲淹生事岳飛未必能恢復皆怪詭可駭者
 其絕元正統斥許衡不當仕元又嘗言我朝相業三楊
 偉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逆軒龍易位勅使旁午頻泛西
 洋曾無一語權歸璫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於土木
 之變誰實啟之則皆正論也好著述雖老手不釋書性



剛褊不苟取恬於仕進年七十猶滯於學士上卽位
進大學衍義補復進尚書因得入內閣與同僚爭每事
欲有紛更平生著述甚多有瓊臺類稿世史正綱家禮
儀節朱子學約諸書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謚文莊

命禮部侍郎李東陽少詹事謝遷並入內閣叅預機務東
陽湖廣茶陵人曾祖文祥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少負
奇氣四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抱置膝賜上林珍果
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天順壬午甫十六舉順
天鄉試連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至
今官謝遷浙江餘姚人成化乙未狀元時內閣缺人命

吏部會同各部院科道官推舉堪任六員上用東陽
遷同徐溥辦事

九年十月致仕大學士尹直上賀萬壽聖節表及太子承
華箴却之

致仕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彭華卒贈太子
少傅謚文思華文憲時弟也字彥實自少警敏入翰林
才名頗著平居寡言笑及論辯古書疑義事當成敗多
奇中嘗啖羅倫䟽論李賢謫補外任及劉珝王恕馬文
升輩相繼斥逐皆華之謀也

十一年二月進徐溥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劉健少傅

謹身殿李東陽文淵閣謝遷東閣並太子少保

七月徐溥乞致仕許之

十月劉健李東陽謝遷以乾清宮災各乞罷不允復舉學士吳寬王鏊自代亦不許

十二年三月監生江瑢奏劉健李東陽杜絕言路掩蔽聰明妬賢嫉能排抑勝已急宜斥退健東陽疏言近日兩京科道指陳時弊并劾奔競交結乞恩傳奉等官雖未盡當類多可採而乃漫無可否槩下施行自祖宗朝至今未有此事皆臣等因循將順苟避嫌疑不能力贊乾剛俯從輿論別白忠邪明正賞罰以致人心惶惑物

議沸騰草野之下其言乃至於此乞罷上不許下瑢詔獄健等又上疏救瑢得釋

九月致仕少師謹身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徐溥卒溥字時用宜與人在相位數年間六部多得其人當是時災異屢見旋復消滅虜寇跳梁亦竟遁去天下稱平溥能任人凡弘治中所上章疏皆屬李東陽而溥因事納忠隨才器使屢遇大獄保全善類從容調劑弭謗消讒雖無勇功智名而培養國家元氣多矣卒年七十二贈太師謚文靖

有旨諭內閣今後凡擬票文書卿等自行書封密進不許

令人代寫於是劉健等言內閣之職輔佐朝廷裁決政務中間事情誠爲秘密在 祖宗朝凡有咨詢論議或親賜臨幸或召見便殿或奉天門或左順門屏開左右造膝面諭如 宣宗屢幸內閣御座所在至人臣等不敢中座 英宗視朝將罷不時面召李賢 憲宗嘗召李賢陳文彭時有密旨則用御前之寶封示下有章疏則用文淵閣印封進直至御前開拆今朝參講讀之外不得復奉天顏朝廷有命令必傳之太監太監傳之管文書官管文書官方傳之臣等內閣有陳說必達之管文書官管文書官達之太監太監乃進至御前至於騰

寫例委之制勅房中書耳目太廣不無漏泄緣臣等不習楷書字畫鈍拙不能一一自寫除事理重大者自行書寫封進其餘乞容中書代寫 皇上若有諮議乞照祖宗故事或詔臣等面諭或親賜御批數字封下使臣等有所遵奉庶情得通達事無泄漏 上嘉納之

十六年二月進劉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李東陽謝遷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武英殿以大明會典成也

十八年七月 武宗卽位加劉健左柱國李東陽謝遷並少傳兼太子太傳

正德元年十月劉健謝遷致仕先是劉瑾等嘗言內閣專執朝綱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內臣武職之事至形於戲劇上久信之至是遂命健遷致仕惟獨畱李東陽蓋前閣議時健嘗推案哭遷亦訛瑾等不休惟東陽不出一語遂得獨畱東陽亦上言臣等責任同而獨畱臣將何以謝天下疏屢上竟不允健遷既罷瀕行東陽祖餞歔戲泣下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日出語則與我輩同去耳東陽默然無以應

十一月命吏部尚書焦芳兼文淵閣大學士不妨部事入閣辦事尋加太子太保進謹身殿解部事專在內閣以吏部左侍郎王鏊兼翰林學士同入閣辦事

按詞林記稱芳性險愎始比尹旻父子旻敗由侍講學士謫桂陽州同知復累遷至尚書劉健與韓文謀除瑾黨芳潛通於瑾由是健等相繼斥罷黨勢益熾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爲姦凡變紊成憲桎梏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暨克孝廟實錄總裁官筆削任意

凡先正名卿悉加醜詆授意檢討段熘以快私忿按永樂初雖建內閣皆翰林官居之楊士奇楊榮在閣二十年終永樂之世不過學士五品拘於官制不可踰仁宗嗣位以三楊東宮舊臣特加超擢士奇初陞禮部

侍郎後至少傅榮溥皆初陞太常卿後至尚書奇兼華
蓋殿大學士榮兼謹身殿大學士蓋踰常格非可以爲
例也楊溥仍兼翰林學士終身曹鼐以修撰爲楊士奇
所薦入閣景泰間蕭鎡以戶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
閣弘治以來多由尚書侍郎入閣若先已陞尚書則不
得入閣矣及劉瑾用事焦芳以吏部尚書交結瑾入閣
楊廷和以南戶部尚書入閣自是遂以尚書爲入閣階
梯矣

十二月進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焦
芳太子太保武英殿王鏊戶部尚書文淵閣

二年八月加焦芳王鏊少傅兼太子太傅芳謹身殿鏊武
英殿

十月以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兼文淵閣大學士

三年八月進楊廷和少保兼太子太保

四年四月王鏊致仕鏊見焦芳專事嬖阿劉瑾驕悖日甚
無可奈何居常戚戚至是力求去瑾猶欲申傷之鏊惴
惴至家瑾敗得免

時劉瑾毒流縉紳鏊遇之不能得居常戚然瑾曰王先
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鏊曰求去瑾意遂拂衆虞禍
且不測鏊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鏊無所得

且聞交贄亦絕乃笑曰過矣整懇疏三上許之賜璽書
乘傳歲支月米以歸時方危罄之求去咸以爲異數云
五月以孝宗實錄成進焦芳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
六月命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劉宇加少傅兼文淵閣大學
士入閣辦事
五年二月進楊廷和爲吏部尚書兼武英殿以太子少保
兵部尚書曹元爲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
五月焦芳乞致仕許之
六月劉宇曹元焦芳及宇子編修劉仁芳子侍讀焦黃甲
並除名爲民時劉瑾誅也

李東陽疏言臣誤蒙先帝及陛下委托扶衰力疾強
効驅馳顧以駑劣之才綿薄之力誠不足以動物術不
足以救時比者劉瑾專權亂政備員禁近事體相關凡
票本擬旨撰寫勅書或駁下再三或徑自改竄或帶回
私宅假手他人或遁出膳黃逼令落底真假混淆無從
辨白臣雖委曲匡持期於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
蒙荷淵衷明見謂不干內閣然玉毀櫝中亦難辭責理
宜罷黜更復何言伏望特降俞音放歸田里上曰卿
以宏才碩德佐政先朝嘉謀嘉猷播在天下先帝願
命輔導朕躬四五年來劉瑾恣爲蒙蔽卿委曲匡持朕

已具悉宜安心辦事不允所辭瑾亂政害人事件卽令各衙門逐一查革改正
九月以南京吏部尚書梁儲掌詹事劉忠並爲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進楊廷和少傅謹身殿劉忠少傅梁儲少保並武英殿
十月南道御史張芹劾李東陽當劉瑾專權亂政之時阿諛承順不能力爭及
陛下任用得人潛消禍變却又攘以爲功冒膺恩蔭乞賜罷黜不聽
六年四月劉忠有疾累疏乞歸未允強出爲會試主考官揭曉後卽乞省墓時費宏爲禮部尚書知貢舉將會錄

所刻文字指摘其疵謬以白紙票粘於文字之旁托中官入奏
上召李東陽等至煖閣命太監張永以所進會錄授之曰今欲別有施行恐壞衙門體面但與卿輩知之耳東陽捧錄叩頭出是日忠適以省墓辭聞之抱快而去抵家遂具疏乞休
上已有先入之說遂許之
十二月以禮部尚書費宏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致仕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尹直卒贈少保謚文和直字正言江西泰和人初在禮部嘗因天變會官具疏陳修省二十二事奏省開度僧道汰黜天文陰陽生詭籍者數百人始至兵部貴州奏苗叛請發兵直獨

言不可啓釁疲民爲人踈俊不拘小節頗以才氣自負以是多招物議云

七年進楊廷和少師華蓋殿梁儲少傅謹身殿費宏太子

太保武英殿

十一月李東陽乞致仕許之東陽家京師旣罷猶歲時賜賚及頒上尊珍饌與見任同郊祀慶成光祿猶致宴云

九年二月以掌詹事府禮部尚書靳貴爲文淵閣大學士五月費宏罷先是江西總兵李鈺以疽死本兵議遣劉暉往代與暉同薦者以萬金賄錢寧求行寧陰諷中使屬票擬用宏執不可竟用暉寧因銜之旣而寧當得誥贈

三代欲假交懽乃具百金飲噐三遣所親夤夜入謁宏拒之旣又餽馬復拒如初寧亦慚恚無何宸濠請護衛賂寧鉅萬金爲內援且遍結納諸當路獨宏執不可與時濠使在京知宏沮濠而錢寧又恨發其奸思有以撼之乃遣校尉日夕伺問冀有所得而甘心焉經月竟無可指摘會同列有嫉宏而思窺其位者乃陰助寧一日忽傳旨詰責宏宏引咎自歸力請休遂有旨令致仕而從弟編修家亦罷職五月南歸舟至清源濠黨又陰遣人入舟中縱火行李皆爲煨燼竟無餘貲以歸云

十年三月楊廷和丁憂去

閏四月以少保吏部尚書楊一清兼武英殿大學士

十一年七月致仕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吏部尚書李東陽
卒贈太師謚文正東陽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
明暢爾雅又能獎進才雋推挽聲譽風韻所漸人皆嚮
附事 泰陵稱忠勤 康陵時周旋曲濟保護善類清
謹弗渝休休不專政歸鄉寺人顧思之
加梁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

八月楊一清罷一清在內閣以時事多垂言不盡用乃因
災異自劾且言用舍違宜官府異體賞功太濫刑罰失
中弊政日滋朱寧等銜之一清遂謝病乞致仕歸給事

中毛憲上疏留之謂今天下多事百姓困乏四夷交侵
正宜上下一德圖謀治理在一清當審人臣之大義不
宜托疾而求去在朝廷當惜老成之難得不宜因請而
遽允詔吏部知之

以掌詹事府禮部尚書蔣冕兼文淵閣大學士

十二年四月靳貴罷

詳科目

五月命禮部尚書毛紀兼東閣大學士

七月加蔣冕太子太傅武英殿毛紀太子太保文淵閣
十月召少師楊廷和還京師先是廷和守制不出梁儲力
請起之既至儲遜廷和爲首相

十五年八月致仕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靳
貴卒貴字克道丹徒人領鄉解會魁及第素靜重簡默
不輕爲臧否對客論事恒不盡其辭人或以爲過慎比
居密勿侃侃正言略無避忌事關宗社同事有所論諫
從臾甚力及卒上南巡幸其第爲嗟悼之贈太傅謚
文僖

十六年正月加蔣冕少傅戶部尚書謹身殿毛紀少保武
英殿

五月梁儲致仕

以興府左長使袁宗臯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九
月卒宗臯石首人弘治庚戌進士選克興邸輔導以
久勞陞俸加秩按察使迎立扈從遂入內閣素剛正清
介入居台衡大小師承京師苞苴無敢至門者贈太子
少保謚榮襄

十一月召費宏照舊入閣辦事復其弟案官給事中徐之
鸞等紀功江西言宏謀國盡心而案亦未聞大過不宜
終棄吏部覆允故有是命

御史熊相言故大學士焦芳黨附逆瑾濁亂朝政生竊權
位死保首領天下人心含憤未雪宜奪其官爵誥命夷
其墳墓以誅奸雄於旣死垂常憲於將來章下所司

南京給事中孫懋等言邇者大學士楊廷和以弟廷儀被
劾蔣冕石瑤亦因言者皆相繼乞休三臣才德學行俱
一時重望乞特降溫旨勉留使得安位行志至於大學
士謝遷尚書韓文雖嘗奉旨起用而未有員缺推補今
遷年踰七旬文亦躋八袞必待有缺而用將無及已臣
聞宋致仕少師文彥博居維陽八十有一司馬光言其
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乃詔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
六日一朝兩月一赴經筵今起用二臣宜依彥博故事
不必拘員缺煩以職務但優其禮遇列之上班朝叅經
筵日月一至或大政大事時令叅預必有嘉謨嘉猷裨

益新政 上嘉納之

嘉靖元年十二月給事中央道外補山西僉事因上疏力
詆楊廷和 上以道挾私妄言推辱大臣命下詔獄詳論
二年正月楊廷和請釋史道言道有老母隨養京邸今道
冒不測之罪臣切憐之乞曲賜矜全以慰其母俾改過
自效 上云卿忠誠體國正大光明史道挾私誣罔取
罪卿更爲陳乞具見奉公任怨休休有容之量俟鞫明
自有處分復遣中使賜以羊酒廷和疏謝仍溫旨慰之
八月楊廷和十二載考績加太傅疏辭不受
致仕少傅武英殿大學士劉忠卒忠字司直陳畱人成化



戊戌進士性峻行方寡合一介不苟時逆瑾惡其於經筵指斥近倖乃改南曹久之及瑾誅始召入內閣復與張永不合遂乞致仕至是卒贈太保謚文肅
十一月楊廷和致仕廷和以大禮不合時又以不撰蘇杭織造勅上怒其執拗切責之遂移疾乞休允之給事中葛鳴奏乞慰留不報

三年五月蔣冕罷初建室議起冕言 皇上既受命於

武宗卽嗣 武宗後以奉宗廟今欲於本生父立廟將置 孝宗 武宗於何地乎願賜罷歸 上曰朕方倚任共圖洪理建室禮儀朕自裁定之既而復以請寢席

書璉萼召命不報遂移疾乞去從之御史王泮等疏留不報

致仕少傅武英殿大學士王鏊卒贈太傅謚文恪鏊字濟之吳縣人鄉會皆舉第一廷試及第授編修累陞侍讀學士日侍 孝廟講讀會東宮將出閣尚書馬文升請簡正人以端國本首薦鏊遂兼左諭德已陞少詹事吏部侍郎虜酋火篩入寇鏊條上八事多見采用正德改元召入閣典機務時尚書韓文率諸大臣伏闕請誅逆瑾等中官傳 上意詰問衆相顧莫敢發鏊獨言瑾等亂國不可不亟除瑾以是憾鏊鏊自度不能久於位遂

力求去閑居十餘年海內想望其丰采嘉靖初特遣使存問鑿䟽謝因陳講學親政二事詔嘉納之至是卒鑿幼穎悟不羣問學贍博爲文春容爾雅當世式之其立朝大節卓有可觀士大夫惜其用之莫究云

六月進毛紀費宏並吏部尚書文淵閣

以掌詹事府吏部尚書石瑤爲文淵閣大學士

七月毛紀致仕時適逮繫言事諸臣紀乞霽天威收人心上降諭切責有信結朋奸背君執邪之語紀復䟽言大禮之議臣等所陳愚見未蒙允納至於笞罰廷臣動至數百臣等皆不得與聞是知宣召徒勤扞格如故慰留

雖切詰責隨加况聖諭所謂朋奸背君罪不止於罷黜而已乞賜矜察特允休致上責以歸咎朕躬非大臣忠厚愛君之意遂致仕去

八月以吏部侍郎賈詠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十二月詔起楊一清爲兵部尚書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一清馳至陝道維陽謁故大學士劉健辭以疾不見旣而執幘短褐出口應寧昔而入相矣今出將乎一清曰偶承乏爾因命孫輩飲以甌茗他無一語

四年二月致仕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梁儲卒儲字叔厚廣東順德人成化戊戌會試第一沈重博雅接人和易立

朝四十餘年議論每持忠厚故羣邪用事從容其間若履坦途所著有鬱州集贈太師謚文康

十一月以楊一清爲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叅預機務初御史吉棠以費宏與席書有隙因薦一清宜召還內閣以調護聖躬消融朋比復起彭澤代一清總制章下吏部費宏奏召謝遷席書言一清宜復入閣而宏舉謝遷所以沮一清耳吏部外牽於臺諫內媚乎宏惟斷自聖心可也上從之乃召一清加少師兼太子太傳給事中章僑疏言棠輕視三邊危視朝廷其言若有爲而發者獨不聞一清先年自三邊而吏部而內閣乎卽其所爲幾至狼狽豈云今日克蓋前愆况左右前後廷類抵掌豈無誤一清以誤朝廷者安在其護聖躬而消朋比也臣謂內閣可無一清而三邊不可無一清今兩之於邊所以愛朝廷亦以愛一清也給事中鄭一鵬亦言一清初在三邊雖稱其賢其在吏部內閣時通賄賂壞選法交結廖鵬錢寧不可用也章下所司已而兵部郎中楊儀言西陲方議調官征勦西海虜寇及處置土魯番事未定一清未可動且三邊重任茲會推彭澤王守仁不足以當上心則三邊提督莫宜於一清者召用內閣殆非陛下用一清之意亦非一清所以自用之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補遺考上
五十六
四十七

意也。上以儀妄言輕率切責而貫之後御史侯秩亦上疏諫止且欲廣求將相謝遷彭澤其人乃可。上曰：朝廷召用輔臣自有酌處侯秩狂妄撓瀆必有朋使之入顛倒誣薦故亂成命姑降二級遠方用尋補富順縣丞。

翰林學士張璠言致仕大學士謝遷以先朝顧命大臣恥附權奸完名求去迄今幾三十年。陛下登極之初言官交薦而當國者忌其歷已卒至真才不用夫遷宿德重望雖垂老之年實台輔之器昔宋哲宗之時太師文彥博年八十一猶六日一朝一月再赴經筵有益於國

雖老何害。陛下有願治之心顧置斯人不用耶儻有以老爲言者皆忌嫉之徒也時學士桂萼亦以爲言云：今天變未消民勞未息實由所與圖治者非其人也。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乃依附投托乞憐不去豈不可則止者耶雖以薦遷而實以攻內閣諸臣章俱下所司於是石瑤引疾求去。上優詔留之。

十二月進費宏少師謹身殿石瑤賈詠太子太保武英殿五年二月楊一清三上疏引疾乞休言至邊之日經營士馬防禦虜寇不敢自怠期收安攘之功然後乞骸歸故里今未及期年一切邊務麤舉其槩而未究厥用方謀

諸始而未要其成乃遽蒙召還臣心猶且自駭無惑乎羣議之紛紛也夫樞要之地未免招嫌流言之傳易惑難解而臣年益衰疾益甚安能驅難強之筋力以冒未明之物議哉

上復優詔慰留趣令赴召

五月楊一清入閣辦事疏陳五事曰聖孝聖政聽言宥過和衷上優詔褒答

六月進費宏華蓋殿楊一清太子太師謹身殿石瑤賈詠並少保先是禮部尚書席書言國家大學士故事凡少師必兼太子太師少傅必兼太子太傅俱謹身殿少保必兼太子太保武英殿今一清以少師乃兼太子太傅

武英殿非制也乞改正以存彙典一清言臣見書疏惜其典章未明發言太易也太宗初置閣臣以學士爲首餘皆講讀修檢而黃淮以中書預焉自三楊始進公孤而士奇少師兵部華蓋殿榮少傅工部謹身殿溥少保禮部武英殿未兼青宮保傅之官也兼之自景泰始至英廟委任李賢止以吏部兼翰學而已後乃加太子少保憲廟始進少保華蓋殿成化以來始有少師兼太子太師等官耳書之典章果何據乎且書以費宏抑臣於後故爲此以先臣然宏爲少師一年矣臣得入卽使官秩盡同亦當敘其下書意雖厚臣實不知臣也

書之學識才猷臣素稱許但其性氣直率任情自遂凡有所見輒形奏牘不盡其說不止終失大臣渾厚之體乞戒諭之毋出位輕言以傷治體上曰此事已有旨了卿第安心輔政不必引嫌深辯

費宏再疏乞休言臣器本杯盂所受已踰於沼沚用宜榱桷其材豈中夫棟梁畏盈滿之難居念止足之當戒此臣自揣不可不去一也况地居禁近位獵英豪過被寵榮如女入宮而難免於媚嫉久妨賢路如蘭當戶而必見於鋤芟若力爲爭勝之謀豈得爲盛德之事此臣審察事機不可不去二也且衆口難調人言可畏挾私仇

者旣含毒而巧於射影持公議者又聞風而和於同聲則是由臣貪戀以致嘖有煩言其於俗化所累不小此臣顧惜國體不可不去三也伏望特賜俞旨容臣蚤歸以全晚節上優詔慰畱促令出視事

時天方入貢譯使胡士紳奏主客郎陳九川陳邦解索其玉璞詔逮鎮撫司拷訊旣而錦衣邏卒聞費宏命玉工製帶疑爲九川所索物遂執宏舍中兒去對簿宏因言日者臣遺故尚書鄧璋以詩璋酬以玉璞重若而斤爲束帶者三今天方矢玉重若而斤與臣璞輕重不倫若之何疑臣受九川獻上不問以溫旨慰之九川竟

論戊邊

詹事桂萼張璵訐奏費宏實受陳九川所盜貢玉又嘗納
鄧璋彭夔之賄及居鄉不法事宏上疏自辯以爲九川
之玉已奉明旨處分可以勿論若鄧璋總制實由九卿
會推起用而其饋玉乃在一年之前璋不能預知臣不
專主也彭夔循謹廉平年力可用第以科場與御史爭
席致招讒毀故臣與同官公議畱非爲私也桂萼等所
以攻臣者緣近日選取庶吉士例有敎書官二員而二
人皆不得與故有憾於臣乃遂陷臣以贓罪夫璵萼之
挾私而攻臣者屢矣不得爲經筵講官則攻臣不得與

修獻考實錄則攻臣不得爲兩京考官則攻臣今不
得與敎書則又攻臣臣多病無才豈能復與新進爭勝
久履危機萼璵又誣臣先塋被發從兄受禍皆以爲居
鄉不檢所致不知此皆逆濠復護衛恚臣沮議陰嗾鄉
人爲之惟陛下下憐察上曰卿所奏事情業已處明
白不必深辯宜卽出視事以副重託
御史鄭洛書言據璵萼劾宏受玉納賂是宏爲貪夫不可
司政本矣而宏之畱人無非之者以其藏垢納汙之量
可以敵璵萼之橫議也以璵萼之言宜可秉國柄矣而
人無予之者恐其睥睨代宏遂至流毒天下也乞諭宏

以止足之義戒璉萼強暴之非各令乞歸別選賢能以
 副任使不報給事中解一貫亦言宏大節無損璉萼生
 平邪險特以議禮偶合聖心憑恃寵靈凌轢朝士與宏
 積怨已久不過欲奪其位耳非真為國家也章下所司
 時璉萼屢疏論宏俱下所司宏屢疏乞休 上復慰畱於
 是璉萼恐前疏未經省覽復極論宏并錄前三疏請
 上詳覽得旨章疏俱朕親覽豈有蒙蔽費宏內閣元臣
 予奪朕自有公處爾等亦宜各修乃職替朕至治
 璉萼又兩疏論宏專擅威福大肆奸貪極言醜詆既而
 上御經筵宏不至璉遂劾宏倨慢不敬用優人張仁出

入私第關通賄賂縱子懋賢懋良狎暱倡優正德時旁
 註試錄傾陷僚友 上置不問

十一月御史張祿言費宏以子懋良犯罪繫獄兩疏乞休
 而陛下慰畱及張璉等累劾其不職而陛下又下所司
 臣竊謂懋良犯法若責宏以家法不嚴教子無方則聽
 其乞休可也若念宏先朝耆舊不忍以其子之小過而
 棄國之大臣則當戒璉等以瀆擾可也夫何濫旨以畱
 宏復常旨以答璉萼溺二臣之愛持兩可之心使宏去
 志不決璉萼忮心未已乞將宏等並賜罷黜 上曰大
 臣進退在朝廷費宏乞休已有旨慰畱子過自有公法



朕方欲延臣同寅協恭以圖化理張璪等已有旨各修
乃職毋輒肆煩瀆

十二月張璪等力詆費宏疏凡四五上攻之弗克乃具疏

乞休有曰臣等既不能積誠以感動聖德又不能屈意

以阿附權臣有此二罪難復居官上命各脩乃職共

圖治理以副簡任毋再瀆奏

致仕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卒贈太師謚文

靖健字希賢河南維陽人天順庚辰進士性簡靜重風

節在翰林閉戶讀書不事交游既入閣練習典章有經

濟之才以受知孝廟盡言匡正多所采納大漸之日

召之榻前顧命累十數言逮事武宗冊大婚耕藉田

幸太學頒詔天下肅然正始會逆瑾導武宗遊畋荒

政健屢疏極諫請誅瑾皆不報遂謝政歸後每聞武

宗數巡邊幸江南輒泣不食曰吾死無以見先帝矣

家居垂二十年卒九十四人稱健進退有古大臣之節

為近世賢輔云

六年二月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席書卒時書為

禮部尚書以目疾乞歸上念之特加武英殿大學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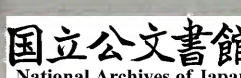
賜第京師支兼官四俸仍令不時疏言時政書受命三

日卒贈太傅謚文襄書字文同四川遂寧人蚤自修檢

才諳學識又足展其志意所至注厝有善譽以議大禮
 稱上意禮遇稱極隆云云不執禮言稱如言受命
 時錦衣官有構飛語訐輔臣者併中傷石瑄遂逮下廷鞫
 臺諫皆白瑄無他楊一清為瑄等力辯之瑄不自安因
 力求去言臣一節之士也無他才能亦無實學惟有此
 心不敢欺君耳今他人間之君父亦因而疑之臣知罪
 矣上曰石瑄學行朕所素知擢居內閣委任匪輕乃
 以人言內不自安欲求引避却又歸怨朝廷非人臣事
 君之體令致仕不執禮言會並進奏方

四月錦衣衛千戶王邦奇以汰去求復不得怨費宏因誣

奏諸陰私事時上亦厭宏勅付外廷集多官會訊已
 而鞫得邦奇誣狀羣臣惶惑莫敢為宏白者給事中楊
 言亦同會訊因劾邦奇上怒為大臣游說逮下鎮撫
 司拷掠備至初言被逮時有御史陳察者向陞大呼曰
 臣察願以不肖軀易楊言羣臣咸駭愕引避去上曰
 攝察察不為動上亦置不問察退而上言無論邦奇
 言非是即大臣不自飭扞文網無以消厭人議陛下亦
 宜體貌終始聽自投劾去邦奇宜別下司寇獄按治勿
 令天下有以窺見風旨上然之因寬言獄補外
 費宏以王邦奇事屢疏乞休上慰留不允復為張璉等



所排毀言日至乃力求罷歸上曰卿內閣首臣練達
 事體輔導朕躬委任至重既有疾准致仕馳傳以歸
 楊一清等言內閣叅預机務貴在得人而首為尤重宏既
 去次當及臣學問空疎行能淺薄歷任雖久在外居多
 國體未習伏思先朝舊臣惟謝遷尚在遷在孝廟間
 居內閣十有二年器局凝重學行精純誠士林之表望
 正德初年以直道見忤擯斥家居十有六年天下想望
 其風采今其年雖長臣數聞耳目清明步履強健起而
 用之於聖政必有裨益上嘉納其言遣行人齎勅召
 遷馳驛來京入閣辦事仍令浙江鎮巡官起程家敦趣

起程以副朕虛席待賢之意

遷十一月至任

以禮部右侍郎翟鑾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內閣辦
 事鑾為講官久上留意用之會閣臣缺吏部會推尚
 書吳一鵬羅欽順朱希周侍郎劉龍四人命再推以鑾
 及侍郎顧清詹事董瑾上特詔用鑾
 八月賈詠與御史馬錄同河南人錄以李福達被逮詠遺
 書慰之鎮撫司搜得以聞上詰責詠詠投劾乞歸遂
 致仕

詳按事

進楊一清華蓋殿

九月以掌都察院事兵部左侍郎張璠為文淵閣大學士

參預機務並掌都察院事十月進禮部尚書先是
以璵平反大獄賜二品服金束帶至是召入閣復賜玉
帶銀圖書并賜一清用持字璵用忠字萼用秉字鑾用
正字一清等各上疏謝璵復言人君以論相爲職宰相
以正君爲功如楊綰相而子儀減聲樂黎幹省騶從崔
寬毀第舍秦檜陰納賄禍延國祚二人爲相得失甚
明今之內閣宰相職也頃來部院諸臣有志者難行無
志者聽命是部院爲內閣府庫矣今之監司苞苴公行
稱爲常例簞簋不節恬然成風是監司又爲部院府庫
矣撫字勞心指爲政拙善事上官率與薦名是郡縣又

爲監司府庫矣如何民不窮且盜臣惟 皇上欲宣德
流化必自近始近必自內閣始誠令內閣得人則清明
之治可奏臣見每年進表朝覲官率以餽送京官爲名
科索小民怨詈載道宜加禁約犯者勿赦 上納之

七年三月謝遷致仕

上降手勅加張璵桂萼俱太子太保璵萼疏辭 上皆優
詔答之而更加璵少保兼太子太保

六月加張璵少傅吏部尚書謹身殿以修明倫大典成也
加翟鑾太子太保進文淵閣

七月張璵疏言人君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功任用

非人天下治亂興亡所由關也我朝太宗始設內閣
 至宣宗朝用楊榮楊溥楊士奇而專任之自來內閣
 六有聲者稱三楊而已以後奸人鄙夫占據內閣貪污無
 恥習以為常復有閒廢有年仍求起用去而復來略不
 懲創前非來而復去猶且陰為後計內閣之地雖重而
 居內閣之人甚輕且閣中一應事務不虛心博議但以
 首者一人所主餘唯唯無敢可否一有言者輒陰擠而
 斥之故臣自簡命內閣一切陋習竊欲革之而未能焉
 伏乞聖明嚴加宣諭令各洗心滌慮改行從善毋懷奸
 以欺君母設險以害正母詭隨以濟惡母便已以縱讒

若有執私壞法怙終不悛者請即誅斥以熄讒邪之風
 上曰輔臣調元贊化當同寅協恭以期和衷之治庶副
 朝廷倚毗之隆勿得彼此相嫉以負簡托卿等各勉之
 詹事黃綰疏言朝臣之中有饕餮無厭如豺狼之不極張
 膽無忌如賁育之敢往變幻是非如化人之莫測狡獪
 閃歛如鬼魅之默運冥輓誘惑如妖狐之媚人機矢中
 傷如射工之密發淪化士習如點丹砂之必變謀寵固
 身如飲九還以起死趨利避害如挾靈犀以入水內侍
 被其深結而交譽言官皆其私人而不言始臣亦以為
 才今方覺之第論其情狀而不指斥其姓名蓋欲 陛



下因情狀以察羣臣之中孰為最似者蓋指楊一清也
士曰人臣告君言當以實今乃朦朧浮泛非忠之意本
當究治姑且不問諸臣宜勉盡忠誠修乃職業勿因人
言自懷憂疑

八月楊一清言臣與張璁同在內閣原未有隙比璁為聶
廷遷所憾臣擬謫戍璁遂疑臣臣在閣每事必推讓璁
聖明洞察何敢嫌忌方廷遷奏下臣思璁嘗言昔議禮
為眾所排獨廷遷深相結納多得其力不知何由失歡
一旦乃有此奏且又未奉明旨不敢擬置重典蓋事理
固然豈有他議若詆毀大臣同列即置之死地是將蔽

主上之聰明塗大臣之耳目也臣豈敢哉自今春以來
臣見璁志驕氣溢狎視公卿雖桂萼亦不敢抗其餘願
指氣使無不如意百司庶僚莫敢仰視臣嘗以恭遜勸
之璁口稱善而心不平也黃綰乃璁同鄉故友雖不由
科目頗有文學頃為少詹補經筵臣以其吳音未合進
講比璁欲用南京鄉試考官臣皆沮之以是怨臣昨奏
雖若泛論意實詆臣也臣以老病之軀處嫌忌之地惟
皇上憐而放免之 上報曰卿歷陳被人指斥誣害之
意朕知之矣人君受天付託必資老成以為夾輔朕倚
卿實為天下卿若果於一去是慮國不如慮身一清復



惶懼上疏且謝且請上固留之

八年正月少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石瑄卒瑄字邦產藁城人成化丁未進士為人沈默不妄言笑有不當意者輒憤激見顏色主教南雍以師道自任諸生不敢犯累典文衡力去浮怪文體為之一變云初謚文隱隆慶初改謚文介追贈少保

二月以吏部尚書桂萼為武殿大學士參預機密七月給事中孫應奎上言臣惟圖治在於知人知人當自輔臣始蓋輔臣倚毗大參庶務必忠厚鯁亮純白堅定者乃可任今楊一清練達國體而情多尚通私其故舊

此可與咨謀難獨任也張璁學雖博而性偏傷於自恃猶飭勵功名當抑其過而任之至於桂萼梟雄之資鴛鷺之性作威福而沮抑氣節援黨與而暗投言官大私親故政以賄成勢侵大臣事多沮撓上負委任而下貽隱憂使天下敢怒而不敢言特陛下未之察耳幸鑒別三臣為人之實以委任去畱之舉上曰一清舊德宿望朝廷倚毗近者屢疏乞休朕未之許其安心辦事總務同寅協恭不宜偏執自恃萼建言大禮多勤勞既專恣太甚其洗滌宿過以體朕懷以全君臣始終之義俱視事如故已而一清又疏求去言臣等謀議政事看

詳奏牘協心之見固多齟齬之患不免或陽諾陰沮莫測其端或心知其非力不能奪低回遜避多務包荒負國之罪實在於此 上諭曰卿輔弼元臣高年博學敷歷中外練達政體屢疏乞休朕已慰留鴻臚寺其再往諭朕意速出供職卿宜展布忠誠盡心匡輔秉公持正以為率先庶副倚毗之重慎勿再辭璉等亦各自陳上諭璉曰卿性剛速或傷於過宜思所以濟者以協恭輔朕贊理化機豈可因言求退諭等曰卿質任實平因致物論宜加修飭以副眷任有疾善加調理璉之資起閣其勿辭

楊一清復上疏曰臣年七十有六過大夫致仕之期久矣一宜退登第拜官五十八年回視同列無一在者乃至門生舊戚亦復淪謝殆盡而臣獨偃然班行來日能有幾何二宜退少患目疾老而增劇庭罷之軀漸成痿廢內閣非養病之地輔導非苟容之官三宜退自知甚明豈待人言且性素疎直難諂俗好今之持論者多尚紛更臣獨勸以安靜多尚刻削臣獨矯以寬平欲變法臣謂只宜守法欲生事臣謂只宜省事用人則謂才難當惜斷獄則謂罪疑惟輕凡若此者其迹則類乎尚通而公是所在未嘗敢撓因事納忠有懷必盡此惟 陛下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知之外臣所及知也君臣之間恩猶父子伏望矜其愚不錄其罪憫其老俾遂其生上答曰卿屢懇辭已
有旨慰留謀身者如是未見謀國如何豈愛朕不如愛身也宜卽供職副朕眷注之意一清聞命惶懼不敢復
爲辭遜以尚疾乞免陛謝許之并免外班行禮
張璉以給事中夏言論劾乞歸溫詔答之
詳論劾

給事中王準劾張璉所舉參將陳璠桂萼所舉李夢鶴皆私人宜罷斥且乞戒璉萼勿私偏比以息人言上命所司查奏初萼乞休未允至是復稱疾上曰卿素忠簡在朕心準所言已令查奏卿不必辯不得因事推避

負朕所托已而禮部兵部言夢鶴以考選璠以薦用俱非有所私上置之仍命所取醫士恐未精太醫院更考以聞毋有所避

張璉以旬日間兩遭論劾疏再乞休曰三讓而進一辭而退大臣之道也今爲大臣者能書百忍甘受萬辱假恩僚屬以結其心納交科道以滅其口卒之大道不行公議不立有少自樹者則羣謗叢至始臣議禮時言者數百章所以甘犯衆怒而不肯去者爲典禮之未成也今聖孝已遂臣宜去矣人雖無言猶將愧之况有言乎上曰卿學博才優忠誠素著朕所簡任非止以議禮一

端且父子天性方朕冲年寡昧爲人所欺皇天鑒佑卿
卿開朕心志贊成大禮卽以此用卿亦朝廷報功之八
典未爲害也卿其勉盡輔導之職匡朕不逮不允辭
八月給事中陸粲言張璉桂萼克險之資乖僻之學曩居
小臣贊議大禮蒙 陛下拔寘近侍不三四年位至極
品恩寵隆異振古未聞乃罔上行私專權納賄擅作威
福報復讐恩璉雖剛復自用執拘多私而其術猶踈爲
害猶淺萼外若寬迂中實陰刻伎忍之毒一發於心如
蝮蛇猛獸犯者必死臣請姑舉數端言之尚書王瓊奸
貪險惡在正德間交結權奸濁亂海內罪不容誅而萼

受其賄遺鉅萬連章力薦璉從中主之遂得起用冒化
伯邵杰本以邵代養子爭襲伯爵萼受其重賄力爲主
張竟使奴隸小人濫膺封爵萼所厚醫官李夢鶴假托
進書夤緣授職與居相鄰內開便門往來常與萼家人
吳從周及序班桂林囑事過錢又引鄉人周時望爲文
選郎中通同鬻選時望旣去代之者胡森與主事楊麟
王激又皆輔臣之鄉里親戚銓選要地盡布私人陞黜
予奪惟其所欲萼典選僅逾年引用鄉故不可悉數如
尚書劉麟其中表親也侍郎嚴嵩其子之師也李如圭
由按察使一轉而徑入內臺夏尚樸由知府朞月而遂

亞卿寺禮部員外張啟而假以結知懷金錢而爲人請託御史戴金承望風旨甘心鷹犬此皆萼之親黨相與爲奸者也得旨周時望李夢鶴桂林吳從周令法司逮問劉麟革去新陞職銜令以原職致仕萼在吏部所選大小官員除堪用者不問但有私厚不堪用者吏部會同該科官從公查奏定奪李時安心辦事邵杰嚴嵩李如圭罷陸粲旣居言官何不蚤奏坐觀至此乃却上言非本心之忠也下法司逮問

時聰萼妒寵言事相左多忿激不相下各爲惡語交聞

上前楊一清乘隙間之諷孫應奎陸粲劾聰萼專恣不

法 上怒下勅暴聰萼罪狀曰張聰自用自恣負國負君桂萼尤而效之朕以言官屢劾朕不敢私論法當置刑典特從寬貸聰令還家愴悟以需後用萼奪散官并學士致仕其餘黨分別區處孫應奎陸粲王準居言官之列有耳目之寄坐視至今方爲舉奏應奎首論可原王準下法司訊之

詹事霍韜上言臣謹按聰萼二臣雖事多專主然其自視直以爲 主上如此信任我雖粉身碎首亦所甘心無暇顧避禍福其心可亮若楊一清之姦賊罪狀則難以盡言臣與聰萼俱以議禮進官聰萼旣去臣豈宜獨留

乞賜罷黜仍勅吏部法司查被劾諸臣罪狀果有真跡
卽寘之市曹以爲奸黨之戒不者亦爲辯理庶爲善類
之勸 上曰所奏事情朕已悉之矣爾者贊議大禮忠
誠昭著宜照舊安心辦事不允辭一清具疏自明因乞
骸骨歸 上曰卿累朝舊臣才望素著比者維持議禮
况自邊還匡朕良多朕深荷任宜如舊用心輔贊化理
不允所辭 上雖溫旨留之意已移矣

給事中劉希簡言邇者聰萼失位雖因言官論劾實出自
皇上神武英斷霍韜乃爲欺慢之詞謂楊一清鼓喉言
官攻擊聰萼夫人之使大謂之喉言官爲朝廷耳目韜

乃比之以犬其輕侮言官甚矣孔子謂少正卯行僻而
堅言詭而辯順非而澤今 上有曲全輔臣之恩韜乃
啟之以衰薄 上有虛心求諫之誠韜乃啟之以猜疑
此正少正卯之流也願戒論韜以人臣之禮惟忠惟順
毋得鼓煽私說以眩惑聰明斯不負 上知遇而言官
亦無所嫌沮矣 上怒命錦衣衛逮送鎮撫司問

吏部尚書方獻夫言近者聰萼去位而科道等官論劾其
素所與者咸指以爲黨屢下吏部覆奏臣按陸粲奏內
二十人岳倫奏內八人王化奏內二十一人六科會奏
二十八人十三道會奏三十三人臣竊謂奏內所指奸

惡不容清議者固有而善類受誣者亦多一槩以爲黨絕之太過豈不至空人之國乎且昔年攻摠萼者旣以爲黨而去之今之附摠萼者又以爲黨而去之縉紳之禍何時而已宜出自聖斷勅下吏部博稽公論甄別善惡不問黨與不黨惟考其爲人平日何如如果奸險有徵足以害事者去之其餘跡涉疑似無有顯過者悉令如舊供職以安人心則事無枉濫而國體少全但臣與摠萼二臣同爲議禮之人宜避特命侍郎董玘等會同九卿堂上官從公覈實奏請 上曰卿言良是所劾官多証其濫一槩指以爲黨豈不重傷國體卿職掌銓衡忠誠直諫朕所倚任不必引嫌求避宜秉公任事備考論人素行務合公論以爲去畱

九月詹事霍韜疏乞給假省母因言前陸粲劾桂萼納賄薦用王瓊夫萼雖薦瓊實爲楊一清沮止 陛下因臣極力奏薦乃遂用之萼薦而不用臣薦而遂用今言官不劾臣而誣萼者蓋萼任事獨勇任怨獨多爲衆所嫉故獨誣之使誣萼之計得行則移以誣臣不難矣此臣僚之心也言官之策也聞刑官今猶威逼吳從周桂林等構此謀猶可言也今奉再勅 陛下蓋已洞知陸粲所言之誣凡善類多蒙辯雪乃吳從周等猶被威逼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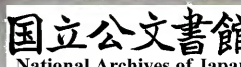
也蓋刑官不畏陛下獨畏科道也豈刑官謂陛下猶可欺侮姦贓柄臣獨不可觸也臣前疏略述一清贓罪皆有指名皆有實跡今刑官欲逼從周等証萼贓罪必將瓊與萼逮赴京師同祭面質乃可辯明有無臣開具一清贓罪亦乞將一清及贓証人等叅提同臣面質如一清實有贓賄卽顯戮於市爲大臣奸汙之戒臣與陸粲妄言亦顯戮於市爲百官欺罔之戒如刑部黨附徇私亦顯戮於市爲百官奸黨之戒如此則法度修明人心警畏亦致治一大機也上答曰爾所言事朕已悉知近年法司妄稱冤獄自取禍敗朕屢有旨禁諭項

又降勅戒百官勿立黨邪以傾善類桂林等奉旨不問何以彰公道問之旣無實情卽當泰以俟處斷周倫等乃不從公審鞫屬官陳之良又刑逼招承任意羅織此事仍令三法司會同錦衣衛鎮撫司訊詳以聞楊一清位居內閣輔臣之首乃大肆納賄不畏人言甚非大臣之體但念係耆舊法司卽會官議奏處置爾宜卽出用心辦事不准給假刑部尚書許讚等會官議楊一清官居內閣秩首輔臣起自廢閑受國厚寵正宜清白持身忠誠奉職乃晚節昧知止之幾衰年忘在得之戒大肆納賄不畏人言殊失

大臣之體但係累朝者舊內閣重臣其去就實為國體所關宜將一清罷削官秩放歸田里或令其休致以示優之 上曰一清歷侍累朝舊臣重望朕即位之初首先召用身任大臣不顧名節恣其貪婪深負朕懷眷之意法當追究但念事關國體輔臣張璫以為涉嫌三疏奏朕寬處今屈法從寬一清着自陳 上曰其人言其非大以上以楊一清有罪科道曾無一人言之非附則威令俱從實自劾以聞於是吏科都給事劉世揚御史吳仲等四十九人具疏伏罪得旨我 聖祖建置六科以敷陳得失糾正官邪爾既居言責自當有聞即告乃附和畏避

負朕心今姑薄責以後毋得朋謀徇私害賢嬖人違者治以罪各奪俸三月

勅吏部輔臣張璫近有旨着回家今缺官辦事急難得人朕方即位之初首得璫贊議朕孝厥後乃獲正天倫之序完父子之親皆璫之力助贊成者也可令復任辦事差行人齎勅守催前來以慰朕眷注之意是時璫始行至天津疏辭得旨卿忠誠素著輔朕愛國効績良多近令卿歸以避言耳其即復任辦事毋得遷延違負君命史館儒士蔡圻上疏誦桂萼功請召還之 上曰萼前建言大贊成朕功不可泯頃者人言遂令致仕其亟召還



撫按等官催趣上道

張璉以楊一清去任請簡求節行道義足以服人者置之
內閣以爲首臣臣當竭力同心共圖報效 上嘉其退
讓諭以盡心供職下其章於所司

張璉言內閣設官止備顧問後加以代言擬旨遂招權納
賄從來內閣之臣鮮有能善終者蓋密勿之地易生嫌
疑代言之責易招議論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伏乞體
念 祖宗之制宜有所處或下廷臣集議以建國家長
策全君臣之始終 上曰覽奏具見克艱至意卿宜安
心盡職匡朕弗逮

九年二月雲南巡撫僉都御史歐陽重與桂萼同鄉人有
日重爲萼黨者重乃疏言張璉桂萼方獻夫霍韜諸臣
當議禮之後不能爲市 上從容陳說使異議諸臣或謫
戍或罷職去又有以欽明大獄逐之者今言者不敢言
及所逐之人以求寬其黨錮而徒於所用之人槩以爲
黨而訾之不忠孰甚焉且臣雖與萼同鄉萼未嘗私臣
臣之改用不出於萼其非黨甚明願錄議禮議獄諸臣
而革臣今職又言得沐紹勛所遣百戶鎮家人秦能私
書大抵行賄張璉乞調旨以庇紹勛也因指璉爲佞人
欲 上斥遠之璉上疏自辯言遣謫大禮大獄諸臣及

貫貧紹勛皆出自聖斷非臣所與若私書中所言交關
事請逮其左證驗問以明心跡上覽奏惡之曰重失
位怏怏故爲此言狂妄欺罔宜寘之法念係大臣姑黜
爲民又慰諭璉曰重意在怨君誣攻輔臣陷害忠良不
必深辯且前事皆出朕意久之自明第盡心供職勿慮
也重又以御史劉臬因回護調官給事中夏言因偏徇
奪俸皆以已故復上疏論救願蒙重譴以代言官上
曰重意徒怨上疏君市恩取譽耳竟如前旨黜
羽林衛指揮劉永昌劾張璉摘其登極詩有少年天子句
謝賜書院名額表有徧爲爾德謂爲欺慢不忠璉因疏

乞歸且言其句皆經史有據上溫旨畱之永昌又論
都督桂勇與桂萼同族兵柄太重乞賜裁抑萼亦疏乞
歸自言不識勇何狀上曰卿果知勇宜自今絕之耳
勿復爲辭

四月給事中趙廷瑞劾楊一清初居銓部專植私黨繼入
內閣顯結權奸先帝南巡親幸其第不能諷諫回鑾
而乃躬衣戎服羅設寶翫至有跪送跨馬之曲欄門勸
酒之詞海內傳笑大臣以道事君固如是耶其關通廖
鵬賄囑錢寧之狀則給事中鄭一鵬章僑楊言御史樊
繼祖侯秩屢播彈文矣仍宜追論以儆官邪上謂一

國朝典彙卷三十一
清不顧名節有負委任奪其官令閑居里中初建安伯
張容泰安伯張富俱已奪爵乃假求墓銘以金繒賄一
清營復故爵一清不逆其詐受之及一清去位有言容
富行賂營爵者下刑部按覈不妄尚書許讚劾容富因
及一清上命所在巡按追取金繒沒入官帑
給事中趙漢言桂萼翟鑾稱疾越三月未嘗懇辭去位不
免鰥曠之議張璉久預機務未聞求賢共濟不免專恣
之失若在萼有覆餗之戒在鑾有伴食之誚在璉有夬
履之嫌則不暇深論者乞諭萼亟以病去仍簡用兩京
大臣及家居者舊有才德者以分璉之責任庶大臣之

禮重而朝廷體統亦尊上責漢疏中誤書璉字且諭
璉毋事引避命中使召之璉赴閣疏謝上復褒其忠
誠勉其盡職因言閣臣缺員已三奏請臣之心惟聖明
知之漢忠於君謀當令其疏名以進臣之庸劣乞賜退
避上曰卿嘗奏請增用閣臣朕已知悉趙漢讒間之
辭不必介意卽令漢舉其所言者舊才德者漢言臣見
陛下日應萬機贊理之助尚在多賢是以冒昧論列欲
璉引賢共濟因槩及兩京大臣中必有可用者初無私
主上復責漢故違詔不以實對仍促其名上漢對如
前具言輔臣重任簡命出自朝廷卽有疇咨亦非小臣

所敢干預上乃宥止奪俸一月萼鑾亦各引疾求退不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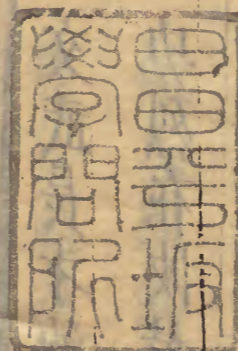
九月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楊一清卒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人徙居丹徒幼以奇童薦為翰林院秀才成化八年登進士授中書舍人歷按察僉事提學山陝入為太常少卿副都御史督理陝西茶馬會虜警急復改三邊軍務以事忤逆瑾逮詔獄罷歸寘鑄反詔復原職討賊因畱鎮陝瑾誅召入為戶部尚書改吏部加少保入閣俄致仕嘉靖初虜大入塞掠關隴起鎮三邊未幾召還內閣久之致仕尋削前秩卒一清識量宏遠有

文武長才沈機先物果毅好謀投之艱大綽有餘裕其功烈在陝最著嘗創脩花馬池邊墻圖復河套及擬勦逐西海逋虜皆畫有成算事多未竟張永之奏誅劉瑾也謀出一清故以永薦入內閣為言者所詆嘉靖初大禮議起一清見張璁大禮或問而是之於是張桂力加薦引已而上顧一清漸隆委以心膂一清亦盡心贊翊一時廟議殊有可稱是時張桂既柄用新銳喜事之人爭趨附之多所更建一清每引故事稍示裁抑其黨積不能平比張桂去位遂極力攻之誣以贓罪既去復與告許獄證成其事詔革職疽發背而歿歿之前數日

猶為疏自解言身被污穢死不瞑日 上聞而悼之令
法司釋贓罪勿復問十二年以恩詔例復其官至二十
七年始賜謚文襄贈太保

十二月桂萼以病劇乞歸許之

張璉請避嫌名上言臣生三月父命之名仕宦十年而未
之改今密邇君父名屬嫌疑請易之 上不許璉再疏
請 上乃賜名孚敬字之曰茂恭御書賜之



真和癸亥

